

文 學 叢 刊

還鄉雜記

何其芳



文 化 生 活 出 版 社

還鄉雜記

何其芳

我和散文（代序）

我是怎樣寫起散文來的呢？

假如十年以前有預言家勸我獻身文學，並斷言除了伏案寫文章而外再沒有旁的工作於我更合適，更理想，我一定要大聲的非笑他。就在五年以前，我自己也料想不到將浪費許多時間來寫出一些不長不短的文章，名之曰散文。

我的生活裏充滿了憤怒。

最初引誘我走上寫作之路的是詩歌。我寫了許多年的詩，我寫了許多壞詩。直到大學三年級我才突然發現自己的失敗，像一道小河流錯了方向，不能找到大海。我在大學裏讀着哲學，又是一個偶然的錯誤，因為我當初只想到作爲了解歐

洲文化的基礎必須明瞭西方哲學思想的來源和演變，不會顧及我自己的興趣。詩歌和故事和美妙的文章使我的腸胃變得嬌貴，我再也不願吞咽粗糙的食物，那些乾燥的紊亂的理論書籍。伊曼紐爾·康德是一個沒有趣味的人，他的書更沒有趣味。我們的教授說他一生足跡不出六十里，而且一生過着規律的生活像一座鐘，人們可以從他的散步，吃飯，工作，知道每天的時間。在印度哲學的班上，另一位勤懇的白髮教授講着勝論，數論，我却望着教室的窗子外的陽光，不自禁的想像着熱帶的樹林，花草，奇異的蝴蝶，和巨大的象。

就在這時候我開始和兩位同學常常往還。這在我是很應該提到的事。因為我的名字雖排在這有千餘人的學校的名冊裏，我的生活一直像一個遠離陸地的孤島，與人隔絕。而且這就是使我偶然寫起散文來的因子。在那兩位同學中，一個正句斟字酌的翻譯着阿左林、紀德等人的文章，他們雖不止是散文家，稱之為文體家大概是可以的。另一個同學也很勤勉，我去找他時他的案上往往翻着本未讀完的書，

或者鋪着尙未落筆的白稿紙。於是我感到在我的孤獨、懶惰、和暗暗的荒唐之後，雖說既不能繼續寫詩又不能作旁的較巨大的工作，也應該像一個有自知之明的手工匠人坐下來安靜的，用心的，慢慢的雕琢出一些小器皿了。於是我開始了不分行的抒寫。而且我們常常談論着這種渺小的工作，覺得在中國新文學的部門中，散文的生長不能說很荒蕪，很孱弱，但除去那些說理的，諷刺的，或者說偏重智慧的之外，抒情的多半流入身邊雜事的敘述和感傷的個人遭遇的告白。我願意以微薄的努力來證明每篇散文應該是一種純粹的獨立的創作，不是一段未完篇的小說，也不是一首短詩的放大。

督促着我的是一個在北方出版的小型刊物。我前面提到的那第一位同學，也就是它的編輯人之一，常到我的寄宿舍裏來拿走我剛脫稿的文章，而且爲着在刊物的封面上多印一個題目顯得熱鬧些，我幾乎每期都湊上一篇。

然而不久刊物停了。我也從大學寄宿舍裏出去學習着新的功課了。

『一個製造中學生的工廠』

一個新的環境像一個癡笑的陷阱出現在我面前。我毫不遲疑的走進去。我第一次以自己的勞力換取麵包。我的驕傲告訴我在這人間我要找尋的不是幸福。正是苦難。

那是炎熱的八月天，我被安置在一間當西曬的小屋子裏：隔着一層薄牆壁，那邊是電話，電鈴，和工友的住室。而且在鐵紗窗的角上，可怕的滿滿的爬着黑色的蒼蠅。我首先便和那些折磨着威脅着我的敵人，陽光，嘈雜聲，與蒼蠅，開始了爭鬥。

一個比我先來的熱情的朋友第一天下午便引我出去遊覽那周圍的風景：

一片接受着從都市流散出的污穢與腐臭的窪地。

窪地的盡頭，一道使人想像着海水，沙灘，和白帆的長堤出現在夕陽中。在它的身邊流着一條臭河。

當我們在堤上散步着，呼吸着不潔的空氣，那位朋友告訴我這片窪地裏從前停放着許多無力埋葬的苦人的棺材；常有野狗去扒開它，偷食着裏面的屍首；到了夏天，更常有附近的窮苦人坐在那裏，放一把茶壺在棺材上，一邊談天一邊喝茶。他又告訴我黃昏時候，這條路上有許多結伴回家的從工廠裏出來的小女孩，他常常觀察着她們，想像着許多悲慘的故事。

我們感到我們也就是被榨取勞力的工人，因為我所寄身的地方，『與其說那是一個學校，不如說是一家出名的私人營業的現代化的工廠，因為那裏製造着中學畢業生。』

在這種生活裏我再也不能繼續做着一些美麗的溫柔的夢，而且安靜的用心的描畫它們。我沉默了。不過這沉默並不是完全由於為過重的苦難所屈服，所抑制，乃是一種新的工作未開始以前的躊躇。

自然，時間被剝削到沒有寫作的餘裕也是事實。

在月夜，或者在只有星光的天空下，我常和那位朋友在一個闊大的空場上緩步着，談論着許多計劃，許多事情。然而我那時對於人間的不合理，仍是帶着一種個人主義者的憤怒去非議。我企圖着，準備着開始一個較大的工作，寫一個長篇小說來作爲個人主義的辯護。我再也不想寫所謂散文。我感到只有寫長篇小說才能容納我對於各種問題的見解，才能舒解我精神上的鬱結。

但因為沒有閒暇，這計劃中的工作才做到十分之一便擱下了。在這一年中，我實在慚愧得很，只把過去那些短文編成了一個薄薄的集子，就是畫夢錄。

關於「畫夢錄」和那篇代序

從畫夢錄中的首篇到末篇有着兩年多的時間上的距離，所以無論在寫法上或情調上，那些短文並不一律，而且嚴格的說來，有許多篇不能算作散文。比如「墓」那寫得最早的一篇，是在讀了瑋耶·德·里拉丹的幾篇小故事之後寫的，

我寫的時候就不會想到散文這個名字。又比如「獨語」和「夢後」雖說沒有分行排列，顯然是我的詩歌寫作的繼續，因為它們過於緊湊而又缺乏散文中應有的聯絡。

「巖」才是我有意寫散文的起點。一件新的工作的開頭總是不順手的，所以我寫得很生硬，很晦澀。漸漸的我駕馭文字的能力增強了，我能夠平靜的親切的敘述我的故事，不像開頭那樣裝腔作勢，呼吸短促，然而剛才開始走入純熟之境，我那本小書就完了。我實在寫得太少。

如前面所說，我的工作是在為抒情的散文找出一個新的方向。我企圖以很少的文字製造出一種情調：有時敘述着一個可以引起許多想像的小故事，有時是一陣伴着深思的情感的波動。正如以前我寫詩時一樣入迷，我迫求着純粹的柔和，純粹的美麗。一篇兩三千字的文章的完成往往耗費兩三天的苦心經營，幾乎其中每個字都經過我的精神的手指的撫摩。所以當我在一篇評畫夢錄的文章裏讀

到『然而儘有人如蒙天助，得來全不費力。何其芳先生或許沒有經過艱巨的掙扎……』我不勝驚異。幸而還有一個『或許』。從此我才想到，除了幾位最親近的朋友而外，少有人知道我是如何遲鈍，如何枯窘。

我並不打算在這裏解釋過去的自己，尤其對於那些微妙的也就是纖弱的情感，思想和感覺。因為現在我已有了這樣一種心境，不知應該說是荒涼還是壯健：雖有舊夢，不願重溫。在一年以前我已誠實的說『有時我厭棄我自己的精緻』。『因為這種精緻』如上面提到的那篇評論文章裏所說，『當我們從壞處想，只是頹廢主義的一種變相。』那句議論很對，而且我覺得竟可以去掉那個條件子句。我雖不會像一個暴露病患者那樣誇示自己的頹廢，却也不缺乏一點自知之明，很早很早便感到自己是一個拘謹的頹廢者。

或者說一個書齋裏的悲觀論者。因為這種悲觀的來源不在於經歷了長長的波瀾起伏的人生（當你在那裏面浮沉並掙扎時是沒有閒暇來唱厭倦之歌的。）

而在於孤獨。孤獨，是的，是我那時唯一的伴侶。記得那時我偶爾在什麼書上讀到一位匈牙利思想家的一則語錄，大意說世界上有兩種人，一種使人無聊，一種自己無聊，前者是不可忍耐的庸俗之輩，後者却大半是思想家，藝術家，使我非常感動。彷彿我從此有了一個決心：

『甘願生活在最荒涼的地方，冰天雪地，牧羊十九年，表示我一點忠貞之心。』

對於誰呢，這忠貞之心？對於人生。對於人生我實在是充滿了熱情，充滿了渴望，因為孤獨的牆壁使我隔絕人世，我才『哭泣着它的寒冷。』

對於人生，現在我更要大聲的說，我實在是有所愛戀，有所憎惡。並不像在畫夢錄的代序中所說的。

「對於人生我動心的不過是它的表現。」

使我輕易的大膽的寫出那句話來的是驕傲。那時我在前面描寫過的那個製造中學生的工廠裏，很久不曾寫文章了。一個夜半我突然重又提起筆來，感到非常悒鬱，簡直想給全世界的人一個白眼。我像寫詩一樣激動的草成了那篇驚心動魄同時也是語無倫次的對話。就在不遠的後面：

「我在車廂內各種不同的乘客的臉上得着一個回答了：那些刻滿了厭倦與不幸的皺紋的臉，誰要靜靜的多望一會，都將哭了起來或者發狂的。」

就是另外一個完全相反的對於人生的態度。因為對於人間的幸福和歡樂我很能夠以背相向，對於人間的不幸與苦痛我的驕傲却只有低下頭來變成了憤怒

和同情的眼淚。最近一年我從流散着污穢與腐臭的都市走到鄉下，曠野和清潔的空氣和鞭子一樣打在我身上的事實使我長得強壯起來，我再也不憂鬱的偏起頸子望着天空或者牆壁做夢。現在我最關心的是人間的事情。

關於「還鄉雜記」

我到了山東半島上的一個小縣裏。

離開了我的第二鄉土，北平，獨自到這個偏僻的遼遠的陌生地方來，我幾乎是帶着一種淒涼的被流放的心境。然而正如故事裏所說的奇遇，每個環境都有助於我的長成，在這裏我竟發現了我的精神上的新大陸。

從前我像一個衰落時期的王國，它的版圖日趨縮小。現在我又漸漸的闊大起來。

因為現在我不只是關心着自己。

因爲看着無數的人都輾轉於飢寒死亡之中，我忘記了個人的哀樂。

鄉下的人們的生活是很苦的。我每天對着一些來自田間的誠實的青年熱情的談論，我不能不悲哀的想到橫在他們臉面前的未來：貧賤和無休息的工作。同時我又想到居住在都市裏的人們，和很有力量可以作事情然而不作的人們：

「一方面是莊嚴的工作，一方面是荒淫與無恥。」

這兩句話像兩條鞭子。也就似乎打在我自己的背上。在已經逝去了的那樣悠長的歲月裏，除了彷徨着、找尋着道路之外，我又作了一些什麼事情呢？就是現在，我也僅僅能慚愧的記起我那計劃中的長篇故事。但又已有點點動搖：我不想扮演一個個人主義的辯護者。一個二十世紀的堂·吉訶德。

這時一位在南方編雜誌的朋友來信問我是否可以寫一點遊記之類的文章。

因爲暑假中我曾回家一次。這使我突然有了一個很小的暫時的工作計劃，想在上課改卷子之餘，用幾篇散漫的文章描寫出我的家鄉的一角土地。

這就是「還鄉雜記」一個更偶然的結成的果實。

當我陸續寫着，陸續讀着它們的時候，我很驚訝。出乎自己的意料之外，我的情感粗起來了，它們和畫夢錄中那些雕飾幻想的東西是多麼不同啊。粗起來了也好，我接着對自己說，正不必把感情束得細細的像古代美女的腰肢。於是我繼續寫下去。但這時我又發現對於家鄉我的知識竟也可憐得很，最近這十三天的停留也沒有獲得多少新的。真要描寫出那一角土地的各方面不是我的能力所能達到。我只有抄寫過去的記憶。

抄寫我那些平平無奇的記憶是索然寡味的，不久我就喪失了開頭的熱心。所以我仍然要完成它，不是爲着快樂，是爲着履行對自己約定的允諾。

因此這件小工作竟累費了我一年。一年是很長的，我那個長篇故事也在我心

裏長得成熟了，我要讓那裏面的一位最強的反對自殺的人物終於投海自盡，因為一個誠實的個人主義者只用他自己的手割斷他的生命，假若不放棄他的個人主義。

『活着終歸是可讚美的』

現在讓我重複一遍我開頭的話吧，假如十年以前有預言家勸我獻身文學，並斷言除了伏案寫文章而外再沒有旁的工作於我更合適，更理想，我一定要大聲的非笑他。

十年以後呢？我同樣不能想像。

不過，我一定要堅決的勇敢的活下去。活着終歸是可讚美的，因為可以工作。

一九三七年六月六日深夜，萊陽。

目次

我和散文(代序)·····	i
嗚咽的揚子江·····	一
街·····	一六
縣城風光·····	二九
鄉下·····	四二
我們的城堡·····	五六
私塾師·····	七〇
老人·····	八一

樹陰下的默想……………九一

附記一……………〇一

附記二……………〇四

後記……………一一

嗚咽的揚子江

老是下着雨。我幾次路過漢口都遇着連綿的使人發愁的雨，因為都在夏季。這次特別厭煩，我們已等了三天的川江直航船，聽了三天的雨。

在這單調的雨聲裏，一隻下流的，快樂的，帶金屬聲的歌曲忽然唱了起來，從對面廣東酒家的話匣子上飄到我們住着的旅館的樓上，使我起了一種摸弄着微腥的活魚似的感覺。我從側面的窗子望出去，一家銀行的建築物遮斷了我的視線。空氣是十分潮濕。對於這飽和着過多的水分的空氣，過慣了那種大陸氣候的人感到十分不舒服。而且，雖然下着雨，屋子裏還是悶熱。於是我開了那放在地板上的小風扇。

我同行的孩子正在暗自埋怨着我們國家裏的交通吧。她是比我更渴切的想

早回到家鄉，早晤見家中的人們的。

我們都忘記在平漢列車上受的罪了，一天上午，車突然在河南境內的一個小站前停住了，因為前面翻了一列煤車。一直停到黑夜襲來。那使稻穀變成黃金色的六月的太陽使旅客們無享受了一整天砲烙之刑。三等車廂裏倒也安置有風扇。但大概是用來壯觀瞻或者作廣告的，開的時候很少，車一停便隨着關閉了。我的旅伴以一種孩子氣的不能忍耐來怨天尤人。我記起了一篇左琴科的諷刺小說，那是極刻薄的形容着帝俄時代的交通的。我向她重述了一遍。也是在車上，旅客們正眺望着窗外的風景，忽然發見列車向後方倒開了；原來車掌被風刮去了帽子；倒開到一個樹林前，旅客們都下車去替他找尋那頂帽子，尋找了許久許久然後在一個樹枝上獲得了，然後大家上車繼續前進。感謝我們的國家，我最後笑着說，我們總比在那種情形中好得多了。結果我們也繼續前進了。只是到漢口時誤了八個鐘頭，特別快車成了特別慢車。但現在我不僅不藉那種天災人禍來攻擊鐵路交通，而且開始讚

頌了，我說：

『二，你還記得你在車上的埋怨嗎？我早就說鐵路是我們國家裏最進步的交通，有一定的班期，有一定的時間，假若長江的船也和火車一樣，我們不是已快到家了嗎？』

我有一點反覆無常。

我在生氣，對旅館裏探問船期的人的報告生氣。他說今天有一隻民生公司的直航船，但不賣票，在上海開船的前兩天便停止賣票了。因為有什麼考察團到四川去，船上擠滿了人。我忽然想起了『四川是民族復興的根據地』這樣一句時髦話。倒霉的是『民族復興根據地』的人民們，我在心裏說，你們都走進那狹的籠裏去吧。

『我希望我們的家在外面，』我說出聲了。

我們終於在船上了，一隻又小又髒的船，然而是在上海直航到重慶的船呀，所

以也擠滿了人。好在先買有一張房艙票，於是看着我的妹妹安頓在一間已經住了三個帶孩子的女人的房間裏，讓她去聽那『哇啦哇啦』的上海話，聞那人類特有的臭氣，然後到大餐間去。因為茶房說那裏有我的鋪位。到了那裏，從旅客們的口中才知道那名叫 Saloon 但既不寬大又不清潔的地方已是很多人的夜寢處了，而且要到晚間才用桌椅做床。旅客中一個瘦長的有高顴骨的年青人和我攀談起來了，用他那帶江蘇口音的普通話急遽的，不很清晰的說了一會兒，說在這大餐間裏總比在甲板上好得多，不怕下雨。望着他說時嚙出嘴角的白色口沫，又轉眼望着那擠滿在甲板上的用木板做床的鋪位和人，蹙一蹙眉頭便沉默了。

但接着他又把我介紹給他的同伴，一個紳士式的舉動文雅而且微微發胖的人。他說話緩慢，又是江北口音，我能完全了解。他們是同學。是兩位今年畢業的教育學士，遠遠的到貴陽民衆教育館去作事。他們問我時，我說出我已離開了一年的學校的名字。

我們談到四川的交通，談到江蘇的學校情形，但談到我所從來的北方的現狀和學生運動，我感到很難說話，含糊的說了幾句便又沉默了。

他們轉過身去和別人談話，我仍坐在餐桌前，但漸漸的人們的談話聲在我耳裏消失了意義，我墜入了沉思。在北方這幾年，我把自己關閉在孤獨裏，於是對於世界上的事都感到淡淡，像屠格涅夫小說裏的一位人物，『我除了打噴嚏的時候從來不仰望藍天，』不過我的『藍天』應該改爲現實生活。我幾乎要動手寫一部書來證明植物比較人類有更美麗的更自由的生活。然而，依我在另一處的說法是『一片風濤把我送到這荒島上，』我到一個新的環境裏去了，與其說那是一個學校，不如說是一家出名的私人營業的現代化的工廠，因爲那裏大批的製造着中學畢業生。我每天望着那些遠遠的從廣東來的，從南京來的，從河南來的孩子，感到自己是一個幫助欺騙的從犯。我是十分的熱情又十分的冷淡。於是所謂學生運動來了，我們遂成了曖昧的『第三種人。』但果然沒有真正的第三種人的存在：當學生

罷課後我們仍然隨着鐘聲到教室裏去對牆壁談話，我們是奉命去以愚頑和可憐感動學生；當軍警也把我們的宿舍舍圍了兩天兩夜，連一封信都無法送出去的時候，我們又與學生同罪了。現在却有人問我北方的學生運動……

當我正因咀嚼着這些記憶而感到了微微的不愉快，一個壯健的年青人走到我面前來了：

『先生知道由重慶去成都的汽車情形嗎？是不是每天都有？』

『不很清楚。我已有好幾年沒有回家了。』

『我也有好幾年沒有回家了。』

從語音可以知道他是我的同鄉。從他的光頭和松黃色的軍褲可以知道他是一個軍人。後來他自己說他是一個少尉。

不知怎的又談到了交通：

『現在已算很有進步了，』他說，『已築成了很多很多的公路，而且重慶到成

都的鐵路就快要動工了。」

「我覺得還不成，先生。比如這天然的交通道路，這條長江，我們都還沒有能好好利用。」

「也很有進步。很有進步。我們知道在川河以國人經營的民生公司的船為最好，在宜河以下，國家經營的招商局的船也整頓得很好了。假如我這次不是急於回到成都，我決不坐這破外國船。」

他說話時那種自信的態度使我想到了德國的或蘇俄的青年。蘇俄的青年在西伯利亞的車廂裏勸人學哲學也應該到他們國家裏去學，不應該到德國去。而德國的青年則參加政府的焚書運動，高唱着保護德國婦女的歌。我不感到歡喜，也不感到悲哀，只是因為自己的過早衰老，對於這種樂觀的態度有一點覺得遼遠而已。

「我並不是說我們國家裏沒有進步。什麼方面都已有了顯明的進步。只是太慢，太慢。就如說這長江裏的交通吧，至少應該做到每天有國家經營的船往來，和

火車一樣有一定的班期，一定的時間。」我停頓了一會兒。「我這次在漢口等了四天的船。我僅有一月的時間，準備在來回的路途上費兩個禮拜，在家裏住兩個禮拜，但現在，恐怕只能在家裏住十天了。」

「我更只有兩個禮拜的假，而且還是從南京到成都。假若不續假，那只有在半途折回了。」

「總可以續假吧？」我沒有想到他比我更匆促。

「沒有辦法便只能續假了。」

他輕輕的嘆一口氣。我當時很奇怪從一個軍人的口中竟發出了這樣一聲微微帶着感傷的嘆息。

我們的談話完了，我轉過頭去望望那些三個兩個親密的談着話的人們，他們從不同的地方來，帶着不同的口音，在很短促的時間裏便成爲熟識的朋友了，雖說幾天後到了陸地上仍然是漠不相關的路人。

我去看我的妹妹。她這時也只微蹙着眉頭，再沒有心緒說埋怨的話了。天氣十分的热，旅客像貨物包裹一樣到處堆積着。想起那比較有秩序，比較清潔的三等車廂，簡直又要讚頌一番了。但我說着忍耐的話。我說早上一天船便有早到一天的希望，而且今晚船就開了。

我在一篇小故事裏會這樣寫：

「你以為我在說故事嗎？在故事上我們說這太湊巧了。在人事上我們說太不湊巧了。」下面我在輕輕的加上一句，「一秒鐘內有多少可能呢？」

我親愛的朋友們，關於湊巧不湊巧，我們下次再討論吧，這隻又髒又小的船在開船後的第一晚上，在那該死的一秒鐘之內，輕輕的駛行到河中的沙堆上去了，擱淺了。早晨我從夢裏，或者說從那四把椅子做成的床裏醒來，才發見我們的船像一隻死了的蚱蜢被小學生用針釘在他的標本箱裏。我們在望不見人家的荒僻的長

江中游。兩岸是青青的高大的蘆葦。據說大約在漢口到宜昌的路程的中點。

全船的人都咒罵着『領江。』但茶房們又說他是一位『第一流的老領江。』於是有一個茶房找出他出亂子的原因了。說他在漢口上船之前和他的太太吵了架。

我們爲絕望，煩躁，混亂，和太陽苦了整整兩天，然後在第三天上湊巧有一隻同公司的宜河船開到了，我們和着行李一齊轉過那隻船去，到了宜昌又換川河船。經過這幾次的勞頓後，我們反轉對什麼都不抱怨了，只是疲乏，疲乏，疲乏得像一床被拋擲又被踐踏過許多次的棉被。

然而在最後這隻比較寬，比較清潔的川河船上睡了一夜無夢的覺醒來，清晨的江風，兩岸的青山，和快到家鄉的歡欣，使我們的精神又恢復了。

船駛到了西陵峽。

第一次入川的外省人都驚訝着山嶺的險峻。

那位瘦長的江蘇人沿途都翻着地圖，問着地名，有時還在一冊袖珍日記簿上寫一點什麼，這時凭在欄杆上，不住的歎息着。

『這真是偉大偉大。』

招惹得我那位同鄉，那個少尉先生，微笑了：

『你過一會兒看見了巫峽又將怎樣讚美呢？』

『難道還要比這更高更險嗎？』

『難道還要我說你聽，那真是陡如削壁，山半腰是雲霧，雲霧上面還是山，我們不伸出頭去便望不見天空。』

無盡的山。單調的山。旅客們欣賞的驚訝的眼睛也漸漸的厭倦了。那個微微發胖的江蘇人把談話的題目轉到一件事上，他以為對於四川人那是一個有趣的談論資料。事情是一個嫁給四川人作太太的女人在成都寫了兩篇遊記，發表在北平的一個刊物上，對四川說了一些壞話，於是首先引起了南京報紙的攻擊，後來成

鄙的報紙也響應起來了，害得那位太太又生氣又難過，總之從頭至尾都是十分無聊的事。然而他却提起了它，意思在聽取我和我那位同鄉的意見。

『對這件事我沒有留意，』我說。『我根本沒有見到那什麼遊記，我平常不看那一類的刊物。至於在南京引起熱鬧的攻擊，我最近倒聽見一個人提到過，在我還算是一件新聞。』

『她說四川的雞蛋沒有雞蛋味，是真的嗎？』那個瘦長的教育學士笑着說。

『這點我倒還沒有發見，雖說在北方住了五六年，我只記得四川的雞蛋比北方的大一點。』我也笑了。

『四川和四川人並不是沒有短處，』我那年青的同鄉帶着堅決的口氣說了，『但她一點也沒有說着，不必提她那些可笑的話，單分析她那種心理就可以發覺都是十分卑劣。她自以爲是一個有地位有聲望的女人，現在是到荒僻地方去吃苦，於是對環境有點兒不習慣便大發脾氣了。那簡直是向社會撒嬌，但可惜社會並不

是一個女人的丈夫。所以我說，四川的雞蛋倒有鷄蛋味，四川的水菓也有水菓味，不過中國這些名人學者都很可憐，就比如她吧，僅僅著過一部烏兒花兒式的白話高中外國史，而且還把美國整個弄掉了，却到四川大學去作歷史系主任。」

『但她著過一篇關於中學生的文章，引起了教育家們的注意，教育部因此通令減少初中的上課鐘點，』那個微微發胖的教育學士說。

『所以我說她是向社會撒嬌。』

我不能不在這裏向我的鄉土說一句抱歉的話，對於它我是很淡漠的。或者說幾乎忘記了。然而叫我批評我的鄉人，我並不是沒有話說，我覺得有一個大長處，也有一個大短處。對於闊大的天空和新鮮的氣息的嚮往，奔逐，我們無不勇敢而沉毅。至於短處我可用一件小事來說明。在從前沒有法院律師的時候，案件全由縣衙門處理，而打官司的仇敵們常住在衙門附近的小店裏，彼此都有說有笑，有時還請吃館子，雖說剛在縣官面前，或者明天就在縣官面前，彼此很惡毒的很狡詐的想構成

對方的死刑罪善於辭令應酬似乎是四川人的天賦才能，但不幸我生來便缺乏了它，我不是在人面前沉默得那樣拙劣，被人誤會成冷淡驕傲，但是在生疏的人面前吐露出滔滔的心腹話，被人竊笑。以此對於北方人的那種大陸性的樸實與真誠不能不感到十分可親，十分依戀了。我並不是說北方人絕對的誠實，比如北平的僕人很少替主人買東西不落錢的（那在我們家鄉足以作爲辭退的理由），但他們欺騙的技術是那樣拙劣，有如杜斯退益夫斯基的誠實的賊一樣可愛。不知從什麼時候起我對於我的鄉人便感到不可親近，但現在，我面前的這位青年人說話這樣爽快，眼睛裏發出誠實的光輝，我不能不對他十分信任了。也許在這年青的一代人已沒有那樣短處了吧。我的鄉土啊，我有一點兒渴望看見你了。

船駛到了巫峽。

又有許多欣賞家從艙裏跑到甲板上來了。

我第一次經過巫峽是在七八歲時，那便留給我一個荒涼的愁苦的記憶，我很

想知道在山的那一面有沒有人家，是一個什麼所在。後來從學校裏得來的地輿知識給我解答了。那是一個苦瘠的地方，飢餓的地方，沒有見過幸福之光的地方。然而也是有人類居住的地方。所以我這時對於旅行家的歡欣，用很冷酷的，帶着譏刺，甚至憤怒的眼光去注視，而且我對自己說，假若把他們丟棄在那被他們讚美不已的山上生活一天，他們一定會詛咒，哭泣，變成聰明一點了。

於是，從這狹隘的峽間的急流，我聽見了一隻嗚咽的歌，不平的歌，生存與死亡的歌，期待着自由與幸福的歌。

這天晚上船停泊在巫山縣。

第二天下午四點鐘的時候便看見×縣下面的塔了，我和妹妹早已收拾好行李，焦急的，不安的，說不清是歡喜還是難受的等待着船停。

我們從北平到×縣一共走了十四天。

一九三六年九月二十九日，萊陽。

街

我淒涼的回到了我的鄉土。

我說淒涼，因為這個小縣城對我冷淡得猶如任何一個陌生地方。若不是靠着一位身在北方的朋友的好心，預先寫信告訴他家裏收留這個無所依歸的還鄉人，我準得到旅館裏去咀嚼着一夜的癡癡。我的家在離城五十六里的鄉下。由於山嶺的崎嶇險阻，那是一小半天的路程。從前到縣城裏來寄居的地方，一位孤獨的老姨母的幾間屋子，已賣給某家公司了，現在正拆毀着那些屋頂，那些牆壁，和那些半朽的木門。

什麼時候我也能拆毀掉我那些老舊的頹朽的童年記憶呢，即使並不能重新建築？

我已說不清我第一次從鄉下進城是在幾歲時候了，那是到親戚家去，途中經過縣城。只有高大的城門給我一個深的印象。此外我倒記得清晰在河中搭白木船的情景，暗色的水慢慢流着，母親和我坐在轎子裏，叫人丟幾個清銅錢到河水裏去，不知是作爲鎮壓還是別的意思，總之，現在回想起來覺得很憂鬱。但這和縣城沒有關係。

我七八歲時，四川東部匪徒很多，或者說成爲匪徒的兵很多在×縣這素稱富足的一等縣裏，更騷擾得人民不是躲避在寨子裏便逃往他方。我的家在搬到湖北去避難之前曾在縣城裏住過一些時候。那算是我第一次過縣城生活。我們借佃的屋子鄰近法國天主教的教堂。但那時沒有宏亮的鐘聲，也沒有讚美詩的歌詠聲，代替了虔誠的教徒們那裏駐紮着一個團部。偶爾我們聽見了受刑人的低抑的呻吟聲，或者數着銀元時的清脆的碰擊聲，總是嚇得靜默着，不敢說一句話，不敢沉重的放下脚步。

這便是第一次縣城生活留給我的記憶。

在湖北過了兩年流離的日子，由於故鄉匪患的稍稍平戢，我們回去了。仍然住在縣城裏。縣城裏雖也時常發生搶劫等事，但在鄉下凡是僅足溫飽的人家便引起匪徒的注意，在縣城裏則因為戶口多，並且真有富裕的人，小康者反可以韜晦起來了。這回不是借佃他人的屋子了，我們住在我祖父和一個商人共有的棕廠裏。說是棕廠，實際異於普通住家人戶者，不過在放着許多大捆的棕毛包裹而已。而我便和那些愚笨的沉默的棕毛包裹一塊兒生活着。一個十歲左右的孩子並不知道沒有溫暖，沒有歡笑的日子是可以致病的，但我那時已似乎感到心靈上的營養不足了。像一根不見陽光的小草，我是那樣陰鬱，那樣萎靡。

所以，在別的孩子們的面前，這個縣也許是熱鬧，闊大，而且快樂的，對於我却顯得十分陰暗，十分湫隘，沒有聲音顏色的荒涼。

當我正神往於那些記憶裏的荒涼，黃昏已靜靜的流瀉過來像一條憂鬱的河，湮沒了這個縣城。我踟躕在一條街上。在我從船上下來，把行李寄放在我那個朋友的家裏後，還沒有休息到一小時便又走出來了，不是想買東西，也不是想去拜訪人，就簡單的爲着要看一看這個縣城，和這些街。我在北方那個大城裏，當黃昏，當深夜，往往喜歡獨自踟躕在那些長長的平直的大街上。我覺得它們是大都市的脈搏。我傾聽着它們的顫動。我又想像着白晝和夜裏走過這些街上的各種不同的人，而且選擇出幾個特殊的角色來構成一個悲哀的故事，慢慢的我竟很感動於這種虛幻的情節了，我竟覺得自己便是那故事裏的一個人物了，於是歎息着世界上爲什麼充滿了不幸和痛苦。於是我的心胸裏彷彿充滿了對於人類的熱愛。

但現在，我踟躕在我故鄉裏的一條狹小，多曲折，鋪着高低不平的碎石子的街上，彷彿垂頭喪氣的走進了我的童年。

這是一個真實的故事。

這是一個卑微無足道的事。

我十五歲時進了縣裏的初級中學，即是說在四五年鄉居生活之後又來到了縣城裏，那時候人們對於學校教育仍抱有懷疑和輕視的態度，尤其是鄉下人，他們總相信這種混亂的沒有皇帝的時代不久便要過去，而還深深的留在他們記憶裏的科舉制度不久便要恢復起來，所以他們固執的關閉他們的子弟在家裏讀着經史，期待着幻想中的太平，所以從私塾到學校裏我並不是一件輕易達到的事。然而由於一位長輩親戚的援助和我自己的堅決，我終於帶着一種模糊的希望，生性的歡欣，走進了新奇的第一次的社會生活。

學校的地址是從前縣考時的考棚。一條又寬又長的石板甬道的兩旁，立着有樓的寄宿舍和教室和幾株高及瓦檐的孤零的梧桐。這便是我的新世界，照樣的陰暗，湫隘，荒涼，在這幾及兩百人的人羣中我感到的仍是寂寞。

一月後一個更使人感到寂寞的事件展開在我這個新來者的面前。

那時學校裏已施行新學制了，但學生們的年齡有很大的差異，大概從十四五歲到二十四五歲吧。和我同宿舍的有兩三個已是成人的高班次的學生，他們對我倒是親善的，但終於因為我的幼小，他們似乎有一點忽視我的存在，許多應該秘密事情却並不完全在我面前藏匿。他們在做着一種活動。在校外的人連絡着攻擊那時的校長，並且計議在他免職後擁出某一個人來。於是那位常常兩手背在後面邁着方步的校長先生終於免職了。不過委派來繼任的並不是那擬定的人而是一個第三者。

我們縣裏除了中學還有一個師範學校。兩個學校出來的人們彼此傾軋爭鬥，敵視得猶如兩個小政黨。這位新校長不幸是從那師範出來的，於是以此種藉口，秘密攻擊前校長的人們和他的真正擁護者一致聯合起來挽留他，而且發動了一個可怕的風潮。

已記不清是一天的上午還是下午了。新校長偕着縣長一塊兒到學校裏視事，當他們從那又寬又長的石板甬道上走過，走進了校長室所在的後院，兩旁宿舍裏暴風雨似的擁出了一羣武士，嚷着罵着，又狂奔着，一直奔到後院去鬧了許久，最後那位可憐的校長交出了校印，在臉上和嘴唇上帶着血痕匆匆的逃出校門了。

我沒有去親自欣賞這幕武劇的頂點。我對於這意外的爆發實在有一點驚惶。我第一次看見人可以變成如此瘋狂，如此可怕。

這種可怕的瘋狂一直繼續到勝利以後。

武士們都大聲的嚷着，笑着，追逐着剛才的勇敢：他們圍着那位該死的校長在那間屋裏，而且用啞鈴從玻璃窗擲進去。

接着是他遺留下的行李來替他受懲罰了。箱子在人們的手中破碎猶如一顆板栗。打脫了頂的草帽高高的戴在芭蕉葉上。腰斬後的白綢衫懸在樹枝頭示衆。木板的大本史記漢書變成無數的白蝴蝶，飄飛在庭院裏又棲止在草地上。

以十五歲的孩子的心來接受這種事變，我那時雖沒有明顯的表示憤怒或憎惡，但越是感到人的不可親近，越是感到自己的孤立。對於成人，我是很早很早便帶着一種沉默的淡漠去觀察，測驗，而感不到可信任了。然而這到底是一葉嶄新的功課。

並且這一葉嶄新的功課還沒有完。

當黑夜開始的時候，學校被幾十個鎗尖都上好鎗刺的兵士包圍起來了，搜索的結果，僅有八九個新生還沒有逃走，於是被禁錮在一間小屋子裏過夜。守衛的兵士帶着譏諷的神氣嚇唬我們，說第二天要帶到他們的軍長面前去審問，也許還要用鞭子抽打我們。我們到底是幾個孩子，在商量好明天的答語後，便擁擠的安靜的睡去了。

第二天早晨下着大雨，一個年輕的旅長來訓誡了我們一陣，便把我們釋放了。我冒着雨跑到我那位老姨母家裏去，淋得幾乎成了一尾魚。

這便是第一次學校生活留給我的記憶。

柔和的黑夜已開始在街上移動。朦朧的街燈投下黃色的光輪。我到底上哪兒去？我走過這條狹小，多曲折，鋪着高低不平的碎石子的街，又走過一座橋，難道我要去拜訪我昔日的學校嗎？那早已拆毀了。那些衰老的建築物早已賣給某家銀行。而在別的地址建築起一個新的學校了。我再也不能看見那幾株高及瓦檐的孤零的梧桐。我再也不能走上那些半朽的軋軋作響的木樓梯，穿着家裏縫好的總是過於寬大的藍布衫。現在我的面前又是一條不整潔的街。它是這小縣城的貧血的脈管，走過我身邊的都是一些垂頭喪氣，失掉了希望，而又仍得負擔着勞苦的人。

這是我的鄉土。

這是我的淒涼的鄉土。

對於我那些昔日的同學，雖說我剛才回憶起了他們那次粗暴的發洩，我並不責備他們。假若我現在遇見了他們，在這街上，在這夜色中，我決定當作一種意外的快樂向他們伸出手去。我要重新去發現他們的美德。即是當時的他們，留在我記憶中的也有一些是誠實的人。並且，我與其責備他們，毋甯責備那些病菌似的寄生在縣裏的小教育家。那個常常兩手背在後面邁着方步的校長先生，聽說現在仍保守着縣教育家的地位，而他的一個同黨，後來也作過我們的校長的，則聽說已流落成一個無賴了。假若我現在遇見了他們，在街上，在這夜色中，我是不是也寬容的向他們伸出手去呢？不，對於他們我有一種無法抑制的嫌惡之感。雖說，我也應該補一句，我與其責備他們，毋甯責備社會。

這由人類組成的社會實在是一個陰暗的，污穢的，悲慘的地獄。我幾乎要寫一本書來證明其他動物都比人類有一種合理的生活。

理想、愛、品德、美、幸福，以及那些可以使我們悲哀時十分溫柔，快樂時流出眼淚

的東西，都是在書籍中容易找到，而在真實的人間却比任何珍貴的物品，還要希罕。那些悅耳的名字我在書籍中才第一次遇到。它們於我是那樣新鮮，那樣陌生，我只敢輕聲的說出它們的名字。真實的人間教給我的完全是另外一些東西。當我是一個孩子的時候，我已完全習慣了那些陰暗，冷酷，卑微，我以為那些是人類唯一的糧食，雖然覺得粗糙，苦澀，難於吞咽，我也帶着作爲一個人所必需有的忍耐和勇敢，吞咽了很久很久。然而後來書籍給我開啓了一扇金色的幻想的門，從此我極力忘掉並且忽視這地上的真實。我生活在書上的故事裏，我生活在自己的白日夢裏，我沉醉，留連於一個不存在的世界。然而既是夢便有一個醒覺時，而我又醒覺得太快。現在叫我相信什麼呢？我把我的希望寄放於不可知的人類的未來嗎？我能夠斷言未來的人類必有一種合理的幸福的生活那時再沒有人需要翻開這些可憐的書籍，讀着這些無盡的誑語嗎？即使必有，於我又有什麼關係呢？我必需以愛，以熱情，以正直和寬大來酬報這人間的寒冷嗎？

對人，愛更是一種學習，一種極艱難的極易失敗的學習。

我重複我自己的語言。

一切語言都不過是空洞的聲音。

我又踟躕在這第二條狹小，多曲折，鋪着高低不平的碎石子的街上。夜色和黑暗的思想使我感到自己的迷失。我現在到底在哪兒？這是我的鄉土？這不是我的鄉土？我必需找出一個媒介來證明，我和這個縣城的關係。我必需找出一個認識的人。一輛洋車走過我的身邊。我說出一個我自己不知道它在哪個方向的地名，我坐了上去。

最後到了一座大門前。

這是一個小學，我有一個認識的人在裏面。但說不準在這暑假裏他已回到鄉下去了。

兩扇大木門關得十分嚴密。我起初輕輕的敲着門環。隨後用手重拍，隨後大聲叫喊。然後側耳傾聽：裏面是黑夜一樣寂靜。我想一個學校不會沒有門房。我想也許有一個旁門，但問側邊的人家，都說沒有。

於是，像擊碎我所有的沉重的思想似的，我盡量使力的用拳頭捶打着門，並且盡量大聲的叫喊起來。

我摸出口袋裏的夜明錶：八點鐘。

十月十五日夜。

縣城風光

瀕長江上游的縣邑都是依山爲城：在山麓像一隻巨大的脚伸入長流的江水之間，在那斜度減低的脚背上便置放着一圈石頭壘成的城垣，從江中仰望像臂椅。假若我們還沒有因飽饜了過去文士們對於山水的歌頌，變成純粹的風景欣賞家，那麼望着這些匍匐在自然巨人的脚背上的小城，我們會起一種愁苦的感覺，感到我們是渺小的生物，還沒有能用科學、文明和人力來征服自然。這些山城多半還保留着古代的簡陋。三年前，也是在還鄉的路程中，我於落日西斜時走進了那個夔府孤城，唐代苦吟詩人杜甫曾寄寓過兩年的地方，那些狹隘的青石街道，那些短牆低簷的人戶，和那種荒涼、古舊，使我懷疑走入了中世紀。我無可奈何的買了幾把黃楊木梳。那種新月形的木梳是那山城裏唯一的名產，也使人懷想到長得垂地的，如雲

的，古代女子的黑髮。

但溯巫峽而上，一直到了我的家鄉×縣，我們却會歎一口氣，感到了一種視線和心境都被拓開了的空曠。兩岸的山謙遜的退讓出較多的平地。我們對於這種自然的優容，想到很可以用人力來營建來發展成一個大城市。也就是由於這，三十四年前外國人才要求開闢爲商埠，而在地圖上便有了一個紅色的錨形符號，在那些破舊的屋舍間便有了一座宣傳歐洲人的王道的教堂。

這個縣城在江的北岸。夾着一道山溪，我們可以借用兩個堂皇的名詞來說明，東邊是政治區域，西邊是商業區域。舊日的城垣僅只包圍着東邊那部分。江的南岸是一片更平曠的大壩，曾有人預計隨着這縣城的商業的發達，那裏會開闢成一個更繁榮的商場，不過這預言至今尚未應驗，隔着浩蕩的大江，隔着勢欲吞食帆船的白色波濤，我們遙遙望見的仍僅是一片零落的屋舍附寄在那林木蔥蘢的蒼色的山麓下，像一些螞蟻爬在多毛的熊掌上。那是翠屏山。一個漂亮的名字，列爲縣志裏

的十景之一。關於十景，當我在中學裏作本縣風景記那個課題時，倒能逐一舉出，現在，恕我淡漠的說，早已忘記了。但從忘記中也有還能憶起的，翠屏山其一。此外在縣城西邊有一個太白巖，相傳李太白曾在那裏結廬隱居過，但在那巖半腰上實際只有一些廟宇，僧尼，並無任何證物可以說明它與那位飲酒發狂而且做詩的古人有過關係。當我在中學時，春秋旅行常常隨着同學們爬上那羊腸似的幾百級的石梯，最後在那香燭氤氳，幾乎使人窒息的廟宇中吃着學校發的三四個雞蛋糕。那時我雖不鄙薄名勝或風景，名勝或風景却也一點不使我感到快樂。巖脚下還有一個流杯池，那倒有碑爲證，從那被搗印，被風日侵蝕而顯得有一點漫漶的石碑上，我們可以讀到一篇黃庭堅手寫的題記，說他在什麼時候經過這裏，當時的郡守陪他遊識是如何盡歡。碑前面是一塊大石板，刻着流杯的曲池。後來我在北平南海流水音看見了一個更大的曲池，才想到我家鄉的那個勝蹟大概是好事者所爲，與古碑相映成趣而已。

現在讓我又忘掉它們吧。讓它們的名字埋在木板縣志裏，再也無人去發掘吧。然而，十景之外，有一個成爲人們所不屑稱道的地方，却是總難忘懷的，它的名字是紅砂磧。

順江水東流而下，在離開了市廛不久，但已聽不見市聲的時候，我們便發見一個長七里半寬三里的磧岸。鋪滿了各種顏色各種形狀的石子。白色的鴛卵。瑪瑙紅的珠子。翡翠綠的耳墜。以及其他無法比擬刻畫的琳瑯。這在一個孩子的眼中，不是一片驚心動魄的寶山呢，哪一個孩子路過這裏，不會用他小小的手指拾得了一些真純的無瑕的歡欣呢。而且他們要帶回家去珍藏着，作爲夢的遺留，在他們灰色的暗澹的童年裏，永遠發出美麗的光輝，好像是大地給與孩子們唯一的恩物，雖說它們不過是冰冷的沉默的小石子。

因爲我的家在江的上游，孩子時候很少有機會經過這個磧岸。就是那僅有的一二次，也由於大人們趕路程的匆促，不願等待，總是帶着悵惘之心，離開了那片寶

藏，其悲哀酸辛正如一個不幸的君王被強迫的拋棄了他的王國。我常以他日的歡
欣安慰自己，我想當我成年時一定要獨自跑到那裏去盡情的賞玩整整一天，或者
兩天。

然而我這次回到家鄉並未去償還那幼年的心願。我不是怕我這帶異鄉塵土
的成人的足會踏碎了那脆薄的夢，我不相信那璀璨莊嚴的奇境會因時間之流的
磨洗而變成了一片荒涼。這回是由於我自己的匆促。匆促，唉！這個不足作為理由的
理由使我們錯過了，喪失了，或者驅走了多少當前的快樂呢？我們為什麼這樣急忙
的趕着這短短的路程，從灰色的寂寞伸向永遠靜默的黑暗的路程？

在縣城裏我只能有一天半的勾留，我在鄉下的家更盼切的等待着。這是久
旱的六月天氣。一個荒年的預感壓在居民們的心上。蕭條的市面向我訴說着商業
的凋零。

我不能忍耐這一幅愁眉苦臉。對這縣城我雖沒有預先存着過高的期望，也會準備刮目相看，因為已別了三年。而且據說它已從軍閥手中解脫了出來。然而，容我只談論一件細微的事情吧。關於我們這民族我常有一些思索許久仍無法解釋的疑惑，比如植物中有一種草卉名叫罌粟，當我們在田野間看見那美麗的微笑着的紅紫色大花朵將發出怎樣的讚歎啊，數十年來我們的國人竟有許多嗜食它的果汁而成了難於禁絕的癖好，而且那種吸食的方法，態度……我除了佩服我們的國人深深瞭解所謂『酒要一口一口的喝』的『生活的藝術』而外再也無法描繪了。我不說這種癖好在我的家鄉是如何風行，總之我當孩子時候常常在一些長輩戚族的家中見到。他們是不問世事的隱逸，在撫摩燈盤上的小擺設時像古董收藏者，在精神充滿時又成了清談家。我的祖父是一個痛惡深絕的反對黨。我却在那時候便疑惑爲什麼他們與那直接損害他們的身體健康的仇敵相處得那樣親善。如今在統一的名義之下，我對自己說，這種蔓延的惡習也許已剪除殆盡或者至少已

傾向衰歇了。然而在街上仍容易見到，並且當我被人低聲告訴時，我彷彿窺見了一個看不見的巨大而可怕的蜘蛛網，一種更劇烈的白色結晶性的藥粉，竟傳到這小城市裏而且暗暗流行起來了。據說這種藥粉常常被一片小紙包着附貼在女人們繫襪帶的大腿間以散播到許多家庭裏去。但這些蜜蜂的腿是從什麼地方攫取它們來的？爲什麼從前這山之國裏沒有這種舶來品現在却驟然流行起來？我只能以帶有冷漠的疑惑的目光注視着那張貼在許多高牆上的嚴厲的『禁毒條例』。

此外還有更要使我感到迷惑而難於解釋的事，這些訴說着商業的凋零的小市民竟懷念十年前駐紮在這縣城裏的那個小軍閥了。那是一個很有名的小軍閥，伴着他的名字有一些荒唐的事實與傳說。

他到了這縣城不久便把那一圈石頭壘成的古城垣拆毀，以從人民的錢袋裏搜括來的金錢，以一些天知道從哪兒來的冒牌工程師開始修着馬路，那些像毒蟻一樣吞噬了窮人們的家的馬路。那時候誰也不會夢想到世界上有公家估價收買

的辦法窮人們只有看着他們的窩被帳車踏過去，怨着命苦，而有錢的人們却以賄賂使工程師的圖紙上的路線拐一個彎，或者稍微斜一下，或者另覓一條新途徑，保全他們的家宅和祖墳。所以我們現在走着的是忽高忽低，忽左忽右的馬路。若是坐在人力車上，我們便像一塊巨大的石塊，上坡時車夫弓着背慢慢的拉，下坡時他們的脚又像中了魔法一樣不能停留。

不過我記得那時富人們也一樣蹙着眉頭唉聲歎氣，因為他們雖然可以盡量享用施行賄賂的特權，賄賂要錢，完納馬路捐也要錢。那時的馬路捐是一種很重很重的徵斂。假若不是那樣重，恐怕在層層分肥之後不能剩餘一點錢來使馬路向前伸展一尺。

我提起這件事並不是責備那位現在已流落到川省偏僻處的軍閥，我倒是想說明他在當時的軍人中還算一個維新黨。他不僅到了什麼地方就拆城牆修馬路，而且還禮賢下士。凡是從省外回來的大學生，不管是不是真上過大學，只要穿着一

身西服去見他，他便給一個祕書官銜。他先後的姨太太在十人以上，而祕書則恐怕在百人以上。除了另有要職的祕書，大概都無薪俸，只是可以隨便叫勤務兵用風雨燈到軍部去滿滿的盛一燈煤油。

他建築了一個公園一個圖書館來裝飾這小縣城。那圖書館驕傲的踞蹲在一個很高很高的地方，常時要爬上數十級的使人流汗的石梯，因此冷清得像一座古廟。

他是一個野心家。他設立一個政治訓練學校，想把他統治的區域『系統化』起來，就是說一切行政人員都用受過他訓練的人。他對那些未來的縣長，教育局長，或團練局長常常舉行『精神談話』。他說他第一步要統一四川，然後順長江而下，然後將勢力向江的南北一分，統一中國。這大概是他禮賢下士的原因。他喜歡人家穿西服，也就是提倡精神振作的意思。爲着使這縣城裏的各色人等短裝起來，他曾施行過一種剪刀政策：叫警察們拿着剪刀站在十字街頭，遇見着長衫的便上前捉住。

剪下那隨風飄颻的衣的前後幅。不知爲什麼這新政策難於澈底實行。總之曇花一現後便停止了。

然而已很夠了，這些已很夠使當時的小市民們蹙着眉頭唉聲歎氣了。自我有知以來，我家鄉的人們，在我記憶中都帶着愁苦的臉，悲傷的歎息，不過那兩三年是他們負擔捐稅最重的時候，而且他們還有着一種心理上的負擔，對於那修馬路一類新設施的頑固的仇視。

現在爲什麼他們還對那時候懷念，帶着善意的懷念？
是的，那時候這小城市裏商業比較繁榮一點。

我不能不用我自己的解釋了……人是可憐的動物，善忘的動物。當我們不滿意『現在』時往往懷想着『過去』，彷彿我們也曾有過一段好日子，雖說實際同樣壞，或者更壞。我們便這樣的活下去。而這便是人的歷史。

現在讓我們在這忽高忽低，忽左忽右的馬路上再走。一會兒吧，讓我們再賞玩一會兒這人間風景。頹舊的牆粉剝落的屋舍間有新築成的高樓；生意蕭條的商店裏陳列着從上海來的時貨；十幾年前在街頭流浪的孩子們現在已成了商人或手工人，但他們的孩子又流浪在街頭，照樣的營養不足，照樣的髒。爲着忍受『現在』這一份苦痛，我們是得把『過去』的苦痛忘記。好在我們能夠忘記。

我記憶裏的那一段親自經歷也就有點兒模糊了。

讓我以這回憶來結束我們對這縣城的巡禮。

那是一個天氣很好的九月的下午，當我享受完了一個禮拜日的悠閒回到學校裏去，剛剛踏上了校門外的台階，便聽見一陣連續的機關槍聲在河中響起來了。學校的校址臨近河岸。最近的交涉衝突我們也稍微知道一點。當我走進飯廳，晚餐已一桌一桌的擺好，突然震撼牆壁屋瓦的砲聲怒吼起來了，我們都倉皇的從後門跑出去。在一個低窪的巖脚下我們躲避着。天空藍得那樣安靜，但不斷的霹靂從山

谷反響到山谷。我們看着兵士搬運生鏽的大砲到河岸去，一會兒又看着他們搬運受傷的回來。我記不清一直蹲到什麼時候我們才回到學校去。但砲聲停止後這縣城還是在繼續着燃燒，巨大的紅色火焰在威脅着無言的天空。我們的學校却僅僅毀壞了幾個牆壁。那可怕的硫磺彈打在牆壁的石基上沒有能夠延燒到校內的樓房。

第二天我和同學們出去看了一條街的灰燼。

然而我們又看着一些新的建築物在那灰燼裏茁長起來，漸漸的誰也忘記了那一場巨燬，正如忘記一次偶然的火災一樣。由於消防設備不善，這縣城裏常有一些大小的火災發生，依據商人們的說法，這縣城是越燒越繁榮。至於那次死亡的人民呢，那更比不上被焚毀的屋舍引人注意了。人這種動物實在是太多太多，天然的天折與人爲的殺戮同樣永遠繼續着，永遠不足驚奇。

這縣城便是那有名的怒吼吧，中國的取景地，現在靜靜的立在特里查可夫

所謂中國的伏爾加河的北岸。

十一月一日夜。

鄉下

現在我安適的坐在家裏了。我坐在庭前的籐椅上，對着天井裏一片青青的蘭葉，想起了我對於這個古宅的最初的記憶。那時我不過四五歲吧，也是坐在這庭前，兩個短手膀放在小木圈椅的兩臂上，只是浮動在眼前的是菊花的黃色。這古宅已有了百歲以上的年齡了，在靜靜的傾向頽圯，但如這鄉下的許多風習法則一樣，已開始動搖了，還要堅強的站立很多年。大概是我的祖父的祖父從一個親戚家把這坐宅買來的吧，在當時這也要算比較奢侈的建築物了，地上嵌着磚的圖案，有十個以上的天井。然而現在只覺有一種陰冷，落寞，衰微的空氣而已。

那些臃腫的木樓梯可以道到那有蛛網的廢樓，我幼時是不敢獨自去攀登的，因為傳說在夜裏有人聽見過婦女的弓鞋在那樓梯上踏出孤寂的聲響。

現在我感到這坐宅實在建築得很古拙，佔據着很大的面積，却沒有多少舒服的爽朗的房間。我最不滿意的是那些小得可憐的窗子。當我坐在一間充滿了陰影的屋子裏，不見陽光和天空，我便主張把那窗子開大一點了。但我的弟弟告訴我，祖父說那個方向今年是不能動工的，因為不吉祥。我的祖父是博學多能的，在鄉間他以精於堪輿和醫治眼疾著名。他總診斷我這遺傳性的近視為瞳仁放大，給我開着藥方，我會喝過多少次苦的藥汁啊。

但這倒是一個好譬喻：修改一個窗子也有着困難。

這陰暗低濕的古宅是適宜於疾病的生長的，我這次回來正逢着瘧疾的流行。關於瘧疾的來源鄉間有兩種說法，普通是由於飲食，尤其是吃多了鮮水果，而特別厲害的則由於邪鬼。我那剛讀滿初中二年級的弟弟便為這流行病苦了許久，聽說曾吃了一些古怪的藥方，請了一次巫婆，並且還向人借來一隻據說可以壓邪的殉過葬的玉鐲在手腕上戴了幾天，但都無靈驗，結果還是幾粒金雞臘霜一類的瘧疾

丸治好了。我很想嘲笑的問他學的生理衛生放到哪兒去了，不過我又想，他雖然知道瘡疾的成因，但並不是醫生，而且一個人在病中是願意以任何方法達到痊愈的。

至於預防也是很難的。每到黃昏，盛大的蚊子合唱隊便在這古宅裏游行起來了。我還記得當孩子時候我是多麼喜歡用小手掌去打死那棲止在壁上的蚊子啊，而晚上在帳子裏，用那兩面是玻璃一面是圓門的燈去捕獲並燒死它們更使我感到快樂。誰知道在這些要吸我們的血而又哼着難聽的歌曲的蟲子中，更混雜着它們的更惡劣的族類，那翅上繪着褐色斑紋而且常常驕傲的翹起後腳的，圖謀在我們的血液裏投下一些瘡疾細菌呢。

隨着疾病流行在鄉間的是中醫。這不僅由於人們對中醫的信仰而且是一種事實上的必有的現象。當科學的醫藥設施還不能普及到鄉村時，患病的人除了乞靈於古老的醫術而外，是別無辦法的。就是在縣城裏，也難於找出一個真正受過專

門訓練的醫生，而那些冒牌的醫院同樣誤人。

鄉下的人們自然是頑固守舊的，但從時間上看，也可以說他們對於新的東西的侵入是慢慢的讓步。十幾年以前，私塾在鄉間還十分流行。因為他們相信縣城裏的學校不過是亂世的教育制度，那已經倒下的還要重新站起來。他們關閉男孩子在家讀經書正如繼續替女孩子纏足一樣，爲的恐怕昔日的一切忽然恢復，大膽的放了足的人要受譏刺和苦痛。那時竟有好事者從川省銀幣的背面上的圖案推出一個讖言來了，他是多麼細心的數過那些圍繞着一個篆文「漢」字的小圓圈呵，說民國只有十八年的壽命。在那些到縣城裏去進了學校的鄉下孩子中，有一二個染上了城市裏的不良嗜好便誇大的在鄉間傳說起來了，若是賭錢便說一夜之間輸去了家裏財產的一半，作爲阻止孩子們進學校的藉口。然而現在，民國十八年已過去了很久了，那時相信着談論着那讖言的人們早已忘記它了，那時反對着學校教育的人們也讓孩子們進學校了。鄉村小學已代替了私塾。女孩子們也進學校

了，雖說老人們還是懷疑着：女孩子進學校做什麼呢？但並不堅決的反對了，因為大家都這樣。他們所預期的永遠不來，而難於理解的風習和事實却繼續的在鄉間展開，他們不能不對這個時代這個世界感到十分迷惑了。但我們能笑他們嗎？從來沒有人仔細的系統的向他們講解過這些事情，他們的知識限於過去的經驗。

在這裏我們可以見到每個問題的複雜性了。即使小學教育已普及到鄉村，小孩子們都進了學校，他們在家裏想飯後吃水菓還是要被阻止的，想在陰暗的屋子裏修改一個窗子還是要遇到困難。

而且，即使鄉村的成人們也都有一點科學常識了，他們或他們的孩子害病時候仍是只有相信着中醫，喝着那些發霉的草木根葉的苦汁的，假若那時還是僅在幾個大都市裏有着幾個外國人主持的醫院。

這鄉下的人們便生活在迷信和謠言中。

迷信在人類社會裏恐怕很難絕跡吧，我們許多行動，許多遵守的風習法則何嘗都有着最後的合理的解釋呢，但我們毫不懷疑的生活着，服從着，甚至發見了一個反抗者大家都向他投擲石頭。

至於謠言在都市裏是生長得更多而且傳播得更快的，不過我們總只覺得鄉下的謠言可笑而已。

一天在晚餐的桌上，祖父提到聽說縣城裏在製造着很多的斗和秤，接着憤怒的而又神祕的吐出一句：

「誰知道要發生些什麼事情。」

父親是照例的歎一口氣作爲答應。我抬起眼睛望一下坐在對面的弟弟，覺得我不能不替那些無辜的斗秤解釋幾句了。

「大概是政府要統一全國的衡量制度吧：我們這裏用的斗秤和規定的很不相同。」

但祖父的神氣並不以我這解答爲然，我只有停止了，一面吃着飯，一面思索着他對這件事感到憤怒和神祕的緣故。所謂法幣政策在這鄉間是爲一般人所不滿意的，他們只看見事實，白亮的銀幣沒有了，只剩下一些難看的紙幣。現在遺產稅所得稅這些名詞又在他們心中作祟了。也許祖父猜想那新製的斗秤與徵稅有關係吧，也許他以爲政府怕人民不誠實的報出每年所收稻穀的多寡，要用斗來量了再徵稅吧，但秤又有什麼關係呢！

一個簡單的消息經過幾個人的轉述便會變成十分古怪的，同時又有人故意的製造着謠言。在縣城裏我已隱約的聽到一種不安的揣測了，到了鄉間則更公開的成爲人們的政治閒談，主要意思是說省內舊日的軍人要聯合起來排斥外來的勢力。

一天我又聽到一個還算比較有智識的農人的談論了，他相信不久外省的軍隊便會便排斥出去，並說某一個失意的軍人已回省來了。我只能以事實的真象來

打聽他的高興。我說：

『那是不能成功的。』

『全省的軍隊聯合起來總打得過。向來外省的軍隊在川省是駐紮不久的。』

『現在和從前不同；他們既然進來了便不會出去的。』

我除了用這極簡單的話說明而外，還能向他說什麼呢，我能告訴他我們所居住的省份現在已很榮幸的成了『民族復興根據地』嗎？我能清楚的向他解釋這種狹隘的省界觀念是應該以國家觀念來代替，而對於外省的軍隊不應該歧視嗎？民族國家，這些名詞在鄉下的人們聽來是沒有什麼了不得的意義的。他們無法想像四川有多少×縣大，中國又有多少四川大，更無法了解它們間的關係，所以外省人和外國人在他們心中都不過是從遠處來的人而已。

我不能不思索他們歧視外來勢力的根本原因了。也許由於許多新設施吧，官府辦理任何新設施時向來是不要求人民的了解的，即是說不向人民解釋便強制

執行的，所以甚至於有利人民的設施也被他們仇視，誤解，比如測量土地便以爲要沒收遺產了，調查戶口便以爲抽壯丁去當兵了。

又比如最近實行的保甲訓練也爲農民所不歡迎。聽說起初每早晨都要去操練，後來因影響到田間工作又改爲七天一次了，但去一次便是大半天。當他們勞苦終年還不能得着溫飽時，如何能對軍事知識發生興趣呢，那些『立正』、『稍息』的訓練並不能使他們的田裏多產出一升稻米，徒然佔去了他們的工作時間。

農民的生活是很苦的。

在這鄉下，與北方的情形不同，自耕農是很少很少的。以農業爲生的人多半是佃農。當他願意耕耘某田主的土地時便寫一紙契約爲憑，並拿出若干現錢作『押頭』。於是便帶着他一家人到附屬於那份土地的茅舍中去居住了。假若那份土地大，便自己僱長工，假若僅幾畝田便只靠全家人操作，夙興夜寐，春耕夏耘，到了秋收

時候，按照契約上規定的數目繳納稻穀於田主，以其剩餘爲全家的衣食。據說古昔的風俗是田主與佃農平分地之所出，但現在即在豐年，至多可以剩餘三分之一而已。逢着荒年，則請田主到田畝間去巡視，按照災情的輕重減少租穀。

大一點的佃農的生活或許尙覺寬裕。那些耕耘着幾畝地的，感謝土地能產出許多種糧食，往往在米飯裏夾雜着菜蔬，番薯，豆類，纔得一飽。

在這羣山起伏之間，高高下下都是水田，以稻米爲主要的產物。較平坦地方的田畝是較肥沃的，山坡上的則又瘠瘠又最怕乾旱，六七月間連着幾天不下雨便使它的耕種者蹙眉歎氣。辛勤的農人們便在這較肥沃的或較瘠瘠的土地裏像螞蟻一樣工作着，生活着，並繁殖着子孫。一個農人的孩子將永遠是農人，除了他改換他的職業，而幸運又幫助他。

至於田主呢，重大的工作便是收着租穀，完納糧稅而已。『該撒的物當歸給該撒，』田主們又以納稅的剩餘生活着。他們一生的目的僅在積多一點錢，添置一些

田地，作爲遺產傳給子孫。

大的田主在這縣裏是很少很少的。中等人家若多幾個孩子，分居之後便淪落成農民一樣貧窮了，而這些在優閒舒服的環境中長起來的人又多不能如農民一樣辛勤，最後便只有出售那幾畝祖業了。

農民和田主階級的人從體格上便分辨得出，田主們不是肺病患者似的瘦弱，便白胖得如禁閉了幾年的囚人，而那些壯年的農人都是多麼強健啊，站在田野間就彷彿是一些出自名手的雕像。但那些弓一樣張着的有力的胳膊將爲土地的吝嗇而鬆弛，而萎縮；那些黃銅的肩背將爲過重的歲月與不幸的負載而變成僵僵；最後那些誠實的堅忍的頭將枕着永遠的休息，寧靜，黑暗而睡在墳墓裏。

一天下午，烈火似的夏日的太陽已向西斜墜，我和弟弟和妹妹們從這坐宅裏動身走向那一里外的『我們的城堡』，那會關閉過我們的童年的高踞在山上的寨子。道路上鋪着的是炎熱，沒有一絲微風。我們走到一個古寺側的石橋上，從那竹

林的蔭影和那靜止的綠水也得不着一點涼意。在平坦的地方的田畝裏，由於淤泥的深厚或得塘堰裏的積水的救助，那些高高的稻莖還是帶着豐滿的穀粒站立着，等待黃金色的成熟。但山坡上的田畝裏的稻莖都已垂倒了頭兒，那些未長成的穀粒已變成了白色的空殼。有些禾穗甚至枯焦得像被火燒過一樣。

已經有很久沒有下雨了。今年這山之國裏又遇着了旱災。當農業上還是繼續用着古老的稼穡方法時，天然的災害是無法避免的。在這鄉下，人們都同時以兩種迷信的舉動期望着雨的降落：一方面市集上禁止屠宰，想以不殺生去感動或者討好上天；一方面舉行着驅逐旱魃的游行示威。人們都相信有一種滿身長着白毛，棲息在山林間，能阻止着雨的降落的旱魃。讀過書的人說書上有，農人們則傳說有人在樹枝上看見過，總之無人懷疑它的存在。於是大家攜着打鳥的土槍，結隊成羣的穿過那些茂盛的山林，吆喝着，鳴着槍，去驅逐那幻想的東西，便算盡了人力了。然而還是不下雨。

塘堰都放乾了；溪裏露着發渴的白石。

當我們快走到寨子的腳下時，看見田畝裏已有幾個農夫農婦在割着早熟的稻禾了。穗上的穀粒已白了一半多，他們仍得默默的彎着腰，流着汗，用手與鐮刀去收穫那些他們用辛苦培養起來結果却是欺騙的稻禾。我們和他們交換了幾句簡單的話。當我默默的爬着那座小山的時候，清晰的想起了「創世記」上耶和華臨着驅逐亞當出樂園的時候給他的詛咒：

你必終身勞苦纔能從地裏得吃的。地必給你長出荊棘和蒺藜來，你也要吃田間的菜蔬。你

必汗流滿面纔得餬口，直到你歸了土，因為你本是從土而出。你本是塵土，仍要歸於塵土。

這幾句話是如何簡單有力的描寫出人的一生啊。然而我們應該把這詛咒擲回去，擲向那該死的人工捏造的耶和華，擲向一切教我們含辛茹苦，忍受終身，至死

不發出怨言的宗教。如果人類想在地上有一座樂園，必定得用自己的手來建造。如果人類曾經失去了一座樂園，必定是用自己的手搗毀的。

然而我在我自己的思想裏遲疑：如果有一座建築在死屍上的樂園，我是不是願意進去？帶血的手所建築起來的是不是樂園？而不帶血的手又能否建築成任何一個東西？

黃昏來了，我覺得地球上沒有一點聲音。

十一月二十五日。

我們的城堡

站在我們坐宅的門外便可以望見一個突起在叢林間的石築城堡。它本來踞在一座小山上，或者說一片大的巖石上，但遠遠看去，竟像是那蒼鬱的林木的蒼翠把它高高舉到天空中了。

像一個方形的灰白色的樓閣矗立在天空中。但這是它的側面。它的身體實際是狹小而長的；在它下面幾百步之外，在那巖邊，一條石板路可以通到縣城；曾經有多少人從那路上走過啊，而那些過路人抬頭看見這城堡往往喜歡把它比作一隻汽船，但比他們見過的那些能駛行到川河裏的汽船，這城堡是稍長稍大的，在它裏面可以住着六家人戶。

它是由我們祖父一輩很親的六房人合力建築的。在二十年以前我們家鄉開

始遭受着匪徒的騷擾，避難者便上洞上寨，所謂洞是藉着巖半腰的自然空穴，築一道城牆以防禦，雖據有天險但很怕長期的圍攻，因為糧食與水的來源既完全斷絕，而當殘酷的敵人應用燻老鼠的方法時又是很難忍受的。寨則大小總是一座城了。但那些大寨子裏居住着數十人家，不僅很難齊心合力，而且甚至有了匪徒來攻有作內應者的事了。所以我們很親的六房人便築了這樣一個小城堡。

這城堡實在是很狹小的，每家不過有着四間屋子，後面臨巖，前面便對着城牆。屋子與城牆之間的幾步寬的過道是這城堡中的唯一的街。

我曾先後在它裏面關閉了五六年。

冰冷的石頭；小的窗戶；寂寞的悠長的歲月。

但我是多麼清楚的記得那些歲月，那些瑣碎不足道的故事，那我曾在它上面跑過無數次的城牆，那水池，和那包着厚鐵皮的寨門。我還能一字不錯的背誦出那刻在門內一邊石壁上的銘記的開頭兩三行：

蒲池岡陵惟茲山最險，由山麓以至絕頂，臨下而俯視，絕壑萬仞，渺莫測其所窮……

在後面『撰井書』之上刻着我一位叔父的名字，最後一行是記載着時間，民國六年某月某日。我那位叔父在家族間是以善寫字和讀書讀到文理通順著稱的，從前祖父每次提到他便慨歎着科舉的廢止。然而我那些差不多都是清談家兼批評家的舅舅却喜歡當着我的面談論他，譏笑他，挑他的錯，成爲一種樂事。現在我要說明的是罽子後面雖臨着絕巖不過四五丈高，前面不過斜斜的數十級石梯伸到罽門，『絕壑萬仞』一類的話實在有點兒誇大。

人的記憶是古怪的。它像一個稀疏的網，有時網着的又不過是一些水珠。我也想不起移居到這新落成的城堡的第一天是在什麼季節，並給我一些什麼印象。

了，關於這城堡我最早的記憶是石匠們的鑿子聲，工人們的打號聲，和高高的用樹木紮成的樓架。

這時正修着窰門側的爬壁礮樓和窰尾的水池。匪徒們圍攻窰子時總是不顧危險的奔到門前，用煤油燃燒，雖包了鐵皮的門也有被燬的可能，所以在門的側邊不能不補修一個礮樓以資防衛了。至於水池，和儲藏食糧的木倉一樣，更是必需的設備，而窰尾的一片空地又恰好鑿成一個大的方池。

石匠們用鑿子把那些頑強的巖石打成整齊的長石條，工人們便大聲的打着號子，流着汗，抬着它們到那搖搖的樓架上去，數丈高的礮樓便漸漸的完成了。

可讚歎的人力在一個六七歲的孩子眼中第一次顯示了它的奇蹟。

石匠們去了又來了鐵匠。那風箱是怎樣呼呼的響而熔爐裏又發出怎樣高的火光啊，黑色的堅硬的鐵投進爐火後用長腳的鉗子夾出來便變為紅色而柔軟了，在砧、錘、和人的手臂合奏的歌聲中它們有了新的生命，成了梭標頭上的刀刺或者

土砲、土槍。

那個臉上手掌上都帶着煤污的鐵匠在我記憶裏是一個和氣的人。他在一條大路的旁邊開着小鐵舖，平常製造着的鐵器，是鋤頭、鐮刀、火鉗、鎖和鑰匙。雖然有人說他也給小偷們製造一種特爲穿牆挖壁的短刀，但那一定是很稀少的，正如替我們城堡裏製造殺人的利器一樣。

把刀刺裝在長木柄上，類乎古代的長矛的武器，我們稱爲梭標。夜裏在城牆上巡守的人便執着它，防備匪徒們偷偷搭着輕便的巨竹製成的長梯爬進城來。女牆上都堆滿了石頭，也是一種臨時應用的武器。至於那些放在牆跟腳，鑿有小而深的圓穴，準備用時裝上火藥、引線，然後點着投下去的石頭則有點兒像炸彈了，雖說我這比擬不啻嘲笑它們的簡陋。假若那些原始的武器知道世界上有許多比它們強萬倍的同類，一定會十分羞慚的。

後來一種土製的新式兵器來到這城堡裏了，我們稱爲『毛瑟』，大概是摹仿

着那個名叫毛瑟的德國人發明的步槍而製造的，不過十分粗劣。但在那時已是容易多得的了，每家僅有一枝。

本來窰上是限制着不住外人的，但有一房的親戚要來寄居，既是親戚當然便算例外了。他一家人住在巖尾的那個碉樓裏。他有着一隻真正的洋槍，我們稱它爲『九子』，因爲可以同時裝上九顆子彈，那位微微發胖的老先生寶愛着它猶如生命。他在家裏時曾被匪徒圍攻過，靠着他的奮勇和這個鐵的助手竟把匪徒殺退了，隨後恐怕再度的被圍攻，所以到我們窰上來寄居。

日子緩緩的過去，別處的洞或窰裏被攻破的消息繼續的傳來。我們不能不有一種經常的警備了。於是每天晚上每家出兩個守窰人，分兩班守夜，而統領的責任則由六家輪流負擔，於是每天晚上，那時節已是寒冷天氣吧，城門樓上燃燒着熊熊的火，守窰的大人們和喜歡熱鬧的孩子們都圍火坐着，談笑或者說故事，對於虛擬中的匪徒的來襲沒有一點恐懼，燃燒着的是枝幹已被斫伐去，從地下掘出來的蟠

曲如蟄龍的樹根，而那火光也就那樣鬱結。孩子們總要到吃了夜半的點心，守寤人換班後才回去睡覺。

那火光彷彿是我們那些寂寞的歲月中的唯一的溫暖，唯一的快樂，照亮了那些黑暗的荒涼的夜，使我現在還能從記憶裏去烘烤我這寒冷的手。

那時寤上已有着兩家私塾，但我都未附入讀書。我家裏另爲我聘請一位老先生，他就是我的發蒙師，由於他的老邁也由於我的幼小，似乎功課並不認真，我常有時間去觀光那兩個學堂。有一位先生是很厲害的，綽號『打鐵』，我常聽見他統治的那間屋子裏的夏楚聲，夾着號哭的讀書聲，或者發見我那些頑皮的隔房叔父，兄弟，手裏捧着污舊的書本，跪在那挨近廁所的門外。

這些景象是不愉快的，遠不如晚上在城門樓上守夜有趣。而在這樣的晝與夜的交替之中，時間已逝去了不少，我們已在寤上住了一年多了。還是沒有匪徒來侵犯。一天晚上，在我們寤的下面幾百步之外的巖邊，在那可以通到縣城去的石板路

上，有一些可疑的人走着了，但是我們發出警問之前，他們便大聲的打着招呼，說他們借路過。很顯然的他們是匪徒，不過既不侵犯我們，大家主張不加阻礙的讓他們走過。第二天聽說某家被綁架了。

又過去了不少日子。一天上午，那巖邊的大路上又有一羣可疑的人緩緩的走過來，像趕了市集回來的人們。我們站在城牆上，指點着那些橫在他們肩頭的東西，想辨別到底是農人們挑米挑柴的扁擔還是鎗枝，突然可怕的鎗聲響了，他們大聲的瘋狂的喊叫着，奔到寨腳下來了。尖銳的鎗聲從屋頂飛過，簷瓦跟着墜落下來。那不過二十幾個人的虛張聲勢的喊叫，似乎撼搖動了這座石城。守寨人是忙亂的還擊着，但城牆很高，又在一座小山上，鎗聲與喊叫並不是兩隻翅膀可以抬着他們飛上來的，所以在最初一陣瘋狂之後他們的聲勢便漸漸低落了。

在這時候發生了一幕插戲。匪徒們似乎感到攻破這個寨子的希望已經消失，於是洩氣的喊着他們的目的，是來復仇，喊着我們那位寄居的親戚的名字，喊着交

出他去。那位微微發胖的老先生聽見後十分憤怒了，背上他的鎗，要大家開了城門，讓他一個人出去拚命。費了許多攔阻，勸解，他才平息了氣。

大人們爲着孩子們歡喜大膽的亂跑，於是把我們都關閉在寨後一個爬壁礮樓裏，由私塾的先生看管。而我就再也不能用眼睛窺伺這戰爭的開展了。

鎗聲是時而衰歇，時而興奮的響着，到了天黑時才完全停止了。但匪徒們仍圍在寨腳下，附近的幾家農人的草屋便作了營幕，寨上的人們更防守得嚴密，恐怕晚上的偷襲。

這一整天戰爭的結果是一個可憐的石匠受了傷。當他走在城牆上時，一粒鎗彈從那開在女牆上的砲眼裏飛進去，中在他的一隻腿上。他受傷後還跛着從城牆上走下來。

第二天匪徒們派本地的無賴到寨門前來議和，以付與若干錢爲解圍的條件。最奇怪的是竟磋商定了一個數目。寨上的人們不願再有可怕的戰爭，只得承認一

個數目；但又怕全數付與後他們食言（匪徒們是並不尊重這類條約或者協定的），所以拖延的付與他們一部分，等待着縣城裏的援救。那時縣城裏已有了一個團練局，援救被匪徒圍困的寨子是他們的責任。

和議成功以後雖說寨上的人仍日夜提心弔膽的防守着，但總聽不見刺耳的鎗聲了。匪徒們常常仰起頭和守寨人親善的交談着。一天晚上，寨裏因偶然的不慎，一枝鎗走火了，響了一下，匪徒們竟大聲的提出質問或者抗議。守寨人的答覆是頑皮的孩子放了一個大爆竹。

那偶然的不慎的從鎗筒裏飛出來的子彈又落在另一個石匠的腿上了。我似乎還聽見了他那一聲哀號。

一直被圍困到第五天，我們盼望的救援才到來了，匪徒們並沒有怎樣抵抗便開始逃走，一路放火燒了幾處房子，那紅色的火光彷彿歡送着他們的歸去。

解圍後我便隨着全家的人出走了，奔到外祖母家裏去住了一夜。那夜我做了

一個可笑的夢，夢見匪徒們打開了門進來，舉手鎗瞄準，我順手抓起一個臉盆來遮蔽；鎗彈在它底上發出啞的一聲。我還很清晰的記得這個夢。在圍城中我並沒有感到恐懼，從圍城逃出來後反有點兒忐忑不安了，尤其是當夜裏聽見了或遠或近的狗吠。

從此我與這城堡分別了三四年。

從此過着流亡的日子，過早的支取了一份人生經驗，孤苦，飢寒，憂鬱，與人世的白眼。我不想一一的說出那些寄居過的地方，那些陋巷，總之那種不適宜於生長的環境使我變成怯懦而又執拗，無能而又自負，沒有信任也沒有感謝的漠視着這個充滿了人類的世界了。

回到了鄉土後我又在外祖母家裏寄居了很久。那缺乏人聲與溫暖的寬大的古宅使那些日子顯得十分悠長，悠長。

我已十二歲了，大概這時家裏的人以為我已年齡不小，應該好好開始讀書了吧，於是我又回到那久別的城堡裏。在那後面的爬壁碉樓裏我過了三年家塾生活。第一年書籍並沒有和我發生友誼，不知是它們不願意親近我這個野孩子還是我。不願意親近它們。但第二年我突然征服了這些脾氣古怪，難於記認，更難於使用的方塊字，能自己讀書，並漸漸的能作不短的文章了。大人們都歸功那位懶惰的先生。但這裏面的秘密我自己是知道得清楚的。教會我讀書的不是那位先生，而是那些繡像繪圖的白話舊小說以至於文言的聊齋志異。使我作文進步的也不是他的刪改，指導，而是那些行間的密圈與文後讚許的批語。

然而我的快樂並不在於作出一篇得密圈和好批語的文章，那不過是功課而已。我最大的享受與娛樂是以做完正課後的光陰去自由的翻閱家中舊書箱裏的藏書，從它們我走入了古代，走入了一些想像裏的國土。我幾乎忘記了我像一根小草寄生在乾渴的巖石上，我不滿意的僅僅是家裏藏書太少。

這時鄉下已比較安靖了，人們像初春的蟄蟲一樣陸續從洞或窠搬回寬大的坐宅裏去了，這城堡裏只剩下兩家長期居住，我家和那位作石壁上的銘記的叔家。我家由於大人們過分的謹慎小心，而那叔父家則在分家之後尙未建造坐宅。

於是這城堡像一個隔絕人世的荒島。

我終日聽見的是窗外單調的松濤聲，望見的是重疊的由近而遠到天際的山嶺。我無從想像那山外又白雲外是一些什麼地方，我的夢也是那樣模糊，那樣狹小。但在我的十五歲時我終於像安徒生童話裏的那雙醜小鴨離開那局促陰暗的鄉土飛到外面來了，雖說外面不過是廣大的沙漠，我並沒有找到一片澄清的綠水可以照見我是一隻天鵝。

現在我回到了鄉土，我的家早已搬回坐宅，那位叔父也建造好了一所新房，那城堡裏只留下一個守門人陪伴着它的荒涼了。

一天下午我帶着探訪古跡的情懷重去登臨一次，我竟無力仔細尋視那些滿是塵土的屋子，打開那些堆在樓板上的書箱，或者走到那爬壁碉樓裏去坐在那黑漆的長書案前，聽着窗外的松濤，思索一會兒我那些昔日。

那些寂寞，悠長，有着蒼白色的平靜的昔日。

我已永遠喪失了它們，但那倒似乎是一片靜止的水，可以照見我憔悴的顏色。

私塾師

見着五六歲的孩子，大人們總喜歡逗他一句，問他哪天『穿鼻』。這是把他比作小牛兒，穿他的鼻是送他上學。但說話的人常故意照着字面解釋，彷彿私塾裏的先生真有那麼一根繩子，可以穿過頑皮的孩子的鼻孔，繫在書桌的腿上，像牧人把牽牛的繩子繫在樹樁上。

這自然只能用來逗那些還沒有上學的孩子。上過學的孩子都知道第一次進私塾的典禮不過擇一個吉日，由大人帶着他和香燭和贄見禮到學堂裏去，向那貼在牆上的紅紙寫的『至聖先師香位』也向那先生，磕兩個頭。香燭是敬神之物，贄見禮是錢，敬先生的；至於學堂，雖然叫起來很響亮，不過一間大屋而已。這樣就開始讀書了，沒有禮拜日，也沒有國慶和國恥等假日。在我們鄉下這叫做『發蒙』。

除了一些單調的不合理的功課，私塾裏還施行着禮罰。它的名目很多，最普通的是罰跪、打手心、打屁股、敲腦袋、揪耳朵。最普通的工具是先生的手和竹板子。中國大概是一個尚刑之國，從衙門到土匪到舊日的家庭和私塾都很講究用刑。當小孩子的常會聽見一句大人們的口頭語，『黃荆棍子出好人。』我曾聽過這樣一個故事：某一位老先生有一個很愚蠢的兒子，他親自教他讀書；有一天他氣極了，用棍子在屋裏追着打他；當那可憐的孩子想從門裏逃出去時，他用棍子橫着攔阻，而那孩子竟突然彎腰從棍子下面逃出去了；於是那位老先生十分驚異，歡喜，認爲他那個兒子並不愚蠢，以後更勤苦的教他，結果那孩子也考取了和他一樣的功名。也許我們覺得那位老先生很可笑吧，然而在舊日的家庭裏，體罰就是一種教育。至於私塾先生，有許多是以嚴酷出名的，幾乎越會打學生便越有人聘請。把一個孩子放在那種環境裏，真是穿了他精神上的鼻子了。

但我在私塾裏卻沒有挨過一次打，我從過的幾位先生不是很老邁就很善良。

我的發蒙先生是一個老得不喜歡走動說話的老頭兒。歲月已壓彎曲了他的背。他會用一個龜殼和幾個銅錢卜卦。我會聽見過他卜卦時的祝詞，從文王、周公、孔子一直念到他的一位遠祖。他那位遠祖會窮一生的精力著一部易經註解，由於那部書他才成了一名秀才，而且他的生平才有了一件衆人皆知的大事：他曾到京城去獻過那部書。

那時候從我們家鄉到北京，沒有汽船，沒有鐵路，是一半年的旅程。他沿途的經歷是一些什麼情形呢，可惜我沒有聽過他親自的敘述，只是從大人們的口中，簡略的知道他千辛萬苦，終於到了京城，但又因為貧窮，那部書終於沒有被皇帝親眼見到。據說皇帝是不看刻印的書籍的，一定要翰林們抄寫出來才能進呈，他既然很貧窮，哪能買通大臣或者請求翰林呢。不過這一趟辛苦也並非完全白費，他那位遠祖進了縣裏的鄉賢祠，而他自己也落得了一名恩賜秀才。這和他的希望似乎差得很

遠所以這件大事又成了他生平の憾事。

而且，從此他有了半瘋狂的精神狀態。據說他看見了穿紅衣服的女子便會瘋顛顛，胡言亂語，說她就是他年青時在京城裏遇見過的那位宰相家的小姐。他在京城由獻書而鬱鬱不得意的時候，有一個夜裏鄰家忽然失了火，他在紅色的火光中看見了一位年青的女郎，從此他記憶裏遂刻畫着那麼一個女子，並且和他幻想裏的宰相家的小姐合而爲一了。

人們都竊笑他，只要說到他這個故事。但我一點也記不起他有過什麼瘋狂的舉動或者什麼異乎常人的地方。我那時才六七歲。

他教我的期間很短，大概不過一年，以後他到哪兒去了呢，在什麼時候才結束了他困頓的一生呢，無人說起。我十幾歲時聽說他的孫子已在當私塾先生了，也許他已埋葬了好幾年了吧。在家藏的舊書箱裏還有着半本他抄寫來給我讀的唐詩，我翻開它，看着那些蒼老的蜷曲的字便想起了他那向前俯駝的背。

我的第二個先生雖不更年老卻更善良。這是在外祖母家裏了。一片黃銅色的陽光鋪在剝落的粉牆上；靜靜的庭院和遲緩的光陰；學堂門外立着一些密蜂桶，成天聽得見那種營營的飛鳴聲。在這樣一個私塾裏我已記不清讀了一些什麼書了，似乎玩的時間比做功課的時間更多。

先生善良得像一個老保姆，大的學生簡直有點兒欺侮他，小的學生也毫不畏懼，常常在晚上要求他講故事。他曾講述過許多故事，比如我現在還記得一個關於孝子的，說從前有一位孝子，他的母親病了，夢見神告訴他要用雷公的膽做藥才能醫治好，他苦思了很久，居然想出了一條妙計，把雷公從天上引誘下來了，擒住了。這類簡單而荒誕的故事會多麼迷惑人啊，現在我已無法想像在那生命之清晨，人的心靈是多麼容易對人間的東西開放。

後來，這個私塾遷移地址了，從那古老的坐宅裏搬到一所蹲在山脚下的祠堂

裏。周圍很是荒蕪。我每次一個人走出門外便提心弔膽，怕在那草叢裏看見了兩頭蛇。鄉間傳說看見了兩頭蛇是很不祥的，回家便會害大病，不死也要脫一層皮。我也曾在書上讀到那個兩千年前的故事：楚國孫叔敖有一天出外鋤地，看見了兩頭蛇，他馬上用鋤頭打死了，埋在土中，他怕別人看見了也要遭受不幸；回家後他向着他的母親哭，從頭至尾的說了這件不祥的遭遇，他的母親却說他不會死，因為他在那時候還想到別人；後來他竟做了楚國的宰相。說來很是慚愧，那時候我竟那樣怯懦，一點兒沒有想到效法那位古代賢人，只是準備見着兩頭蛇時便馬上應用一種鄉下人的方法，把褲腰帶解下來繫在身邊的一顆樹上。據說那就可以使那顆樹代人受災，漸漸衰萎以至枯死。

我的那些比我大幾歲的舅舅，也就是我的同學，卻比較生性豪放。他們常常鬥雞，鬪蟋蟀。兩隻雄鷄對立在石板鋪成的大院子裏，頸間的羽毛因發怒而豎立，而成一個美麗的領環，像兩個驕傲的勇敢的將軍。在這樣對峙比勢之後，它們猛烈的奔

上前去，猛烈的戰鬪起來了，互相殘忍的用角質的尖嘴啄擊着對方頭頂上的紅色肉冠，一直到彼此都肉破血流，那光榮的冠冕彫殘得如一朵萎謝的花，自甘敗北的一隻才畏縮的退到後方去。有時戰鬥得很長久，有時退卻之後又重新猛烈的啄擊起來，彷彿至死不肯認輸，必得兩方的主人親自去解開。

我也常是這種決鬥的觀衆之一，但並不感到快樂。似乎也曾經感過爲什麼兩隻毫無仇怨的雄鷄，僅僅受了主人的嗾使，會那樣拚命的殘殺起來。那時我不過是一個七八歲的孩子，不知很多動物，連人類在內，都有好鬥的天性。

至於蟋蟀那樣渺小的東西也那樣善鬥，卻是很使我驚異的。它們在草叢中唱着多麼好聽的歌啊。我和我那些舅舅便追蹤着那歌聲去捕捉它們。

對於這些課外活動，我們的先生毫不阻止，有時還和我們一塊兒散步在那有

蟋蟀歌唱的草野間。

離開家鄉到外省去避亂的日子來了，我輟學三年，等到重進私塾時，我那些背誦得很熟的經書都幾乎全忘了。

又是一個善良的先生，他並不十分衰老，但也總是不走動，不說話，人們都說他有點兒迂，關於他簡直沒有什麼事情可以敘述，他是那樣呆板，那樣平庸，使我過了兩年很沉悶的日子。

後來聽說他也瘋了。

我最後的私塾先生從前曾教過我父親和叔父們。他年青時候是很厲害的。有一次他在某家教書，常常打得學生的腦袋發腫，惹得當母親的忍不住出言語了，說孩子可以打但不應該打頭部，從此不知他是賭氣嗎還是什麼，再也不打學生了。但在我家裏時他帶着一個孫子，有時爲着書沒有讀熟，有時爲着替他取開水回來遲了，他還是殘酷的鞭打着他。

那簡直是一幅地獄裏的景致：他右手執着長長的竹板子，臉因盛怒而變成猙獰可怕了，當他每次咬緊牙齒，用力揮下他的板子時，那孩子本能的彎起手臂來遮護頭部，而板子就落在那些瘦瘦的手指上；孩子嗚咽着，顫抖着，不敢躲避，他卻繼續亂揮着板子，一直打到破裂或折斷。

每當這樣的暴風雨來臨時，我總是很不安的坐在自己的位子上，不能漠視無視，又不能講出一句求情的話。我並不是怕他遷怒於我，我知道那是決不會的。他常常向我的祖父和父親誇獎我，對於我他總是溫和的，連輕微的責罵也不曾有過。但我看見一個人用他的手那樣殘酷的摧折着別人，我在衷心裏感到那是十分可怕，十分醜惡，彷彿他突然變成了一匹食肉類的野獸。

他身材高高的，臉色發黑，本來就不使人感到可親近。

他讀過的書很少。他只稱讚兩部書：詩經和左傳。他老是重複的拖起腔調讀那兩部書。而我那時候彷彿心靈的眼睛突然睜開了，在家藏的舊書箱裏翻出許多書

籍，熱狂的閱讀着，像一個飢餓的人找尋食物。

我實在暗暗的很不佩服我那位先生。

直到一件小事變發生後我才窺見了他生活的悲慘，並且似乎懂得了他那樣折磨着他的孫子是一種情感發洩。那是一個晴朗的上午，我們正在大聲的讀着書，他突然像受了暴病的襲擊似的倒在牀上，呻吟着，喘息着，彷彿在和死神掙扎，最後口吐白沫，昏迷過去了。這時大人們也已來了。在一陣忙亂驚惶之後，才發見他是發了烟癮。以前誰也不會想到他吸鴉片。他知道我的祖父很憎惡吸鴉片的人，到我家來後完全是偷偷的和着開水吞食烟丸子。這天他的孫子去替他取開水故意很遲才回來，而他的烟癮又很大，所以這樣厲害的發作起來了。

我十五歲時才進學校。永別了私塾。在人羣中我仍然是一個孤僻的孩子，帶着一份兒早熟的憂鬱，因為這些陰暗的悠長的歲月的影子是這樣嚴重，沒有什麼手

指能從我心上抹去

假若我有另外一個童年我準會快樂一點。

然而在鄉下，我這上學的經歷還成了一種被仿效的教育方法，我的一位叔父也要關閉他的孩子們在私塾裏，到十五歲才讓他們進學校。

老人

我想起了幾個老人：

首先出現在我記憶裏的是外祖母家的一個老僕，我幼時常寄居在外祖母家裏。那是一個巨大的古宅，在蒼色的山巖的脚下。宅後一片竹林，鞭子似的多節的竹根從牆垣間垂下來，下面一個遮滿浮萍的廢井，已成了青蛙們最好的隱居地方。我怯懼那僻靜而又感到別一種吸引，因為在那幾乎沒有人跡的草徑間蝴蝶的綵翅翻飛着，而且有着別處罕見的紅色和綠色的蜻蜓。我自己也就和那些無人注意的草木一樣靜靜的生長。這巨大的古宅僅有四個主人：外祖母是很老了；外祖父更常在病中；大的舅舅在縣城的中學裏；只比我長兩歲的第二個舅舅却喜歡跑出門去

和一些野孩子玩。我怎樣消磨我的光陰呢，那些鎖閉着的院子，那些儲藏東西的樓，和那宅後，都是很少去的，那些有着鏤成的圖案的屋子裏又充滿了陰影，而且有一次外祖母打開了她多年不用的桌上的梳妝匣，竟發見一條小小的蛇蟠曲在那裏面，使我再不敢在屋子裏翻弄什麼東西。我常常獨自游戲在那堂屋門外的階前。那是一個長長的階，有着石闌干，有着黑漆的木凳。站在那裏仰起頭來便望見三個高懸着的巨大的匾，在那鏤空作龍形的邊緣麻雀找着了理想的家，因此間或會從半空掉下一根枯草，一匹羽毛。

但現在這些都成爲我記憶裏的那個老僕出現的背景。我看見他拿着一把點燃的香從長階的左端走過來，跨過那兩尺多高的專和小孩的腿爲難的門坎走進堂屋去，在所有的神龕前的香爐中插上一炷香，然後虔敬的敲響了那圓圓的碗形的銅磬。一種清越的銀樣的聲音顫抖着，飄散着，最後消失在這古宅的寂寞裏。

這是他清晨和黃昏的一件工作。

他是一個聾子，人們向他說話總是大聲的嚷着，他的聽覺有時也還能抓住幾個簡單的字音，於是他便微笑了，點着頭，滿意於自己的領悟或猜度。他自己是幾乎不說話的，有時爲着什麼事情報告主人，他也大聲的嚷着，而且微笑的打着手勢。他自己有多大的年紀呢，他是什麼時候到這古宅裏來的呢，是無人提起而我也不曾問過。他的白髮說出他的年老。他那種繁多然而做得很熟練的日常工作說出他久已是這家宅的僕人。

我不知怎樣舉出他那些日常工作，我在這裏列一個長長的表嗎還是隨便敘述幾件呢。除了早晚燒香而外，每天我們起來看見那些石板鋪成的院子像早晨一樣袒露着它們的清潔，那完全由於他和一隻掃帚的勞動。在廚房裏他分得了許多零碎事做，而又獨自管理一個爲豢養肥豬而設的鍋灶。每天早晨他帶着一羣鴨子出去，牧放在溪流間，到了黃昏他又帶着這小隊伍回來。他又常常彎着腰在菜地裏。我們在席間吃着他手種的菜蔬，並且，當我們走出大門外去散步時我們看見了向

日葵高擎着黃金色的大花朵，種着蘿蔔的菜地裏浮着一片淡紫色和白色的小十字花。

向日葵是驕傲的，快樂的，蘿蔔花却那樣謙卑。我曾經多麼歡喜那大門外的草地啊，古柏樹像一個巨人，草薹樹張着像星魚形的大葉子，還有那披着長髮的萬年青，但現在這些都成爲對於那個勤苦的老人唱出的一種合奏的頌歌。

他在外祖母家當了多少年的僕人呢，是什麼時候離開了那古宅呢，我都不能確切的說出。只是當我在另一個環境裏消磨我的光陰時，聽說有一天他突然暈倒在廚房裏的鍋灶邊。甦醒後便自己回家去了。人們這時才想到他的衰老。過了一些日子聽說他又回到了那古宅裏，照舊做着那些種類繁多的工作。之後，不知是又發生了一次暈倒嗎還是旁的緣故，他又自己回家去了，永遠的離開那古宅了。

我在寨上。我生長在冰冷的堅硬的石頭間。爲了我的父親或我的祖父並不是

一個窮人，我遂被石的牆壁囚起來。

大人們更向一個十歲的孩子要求着三十歲的成人的拘束。

但一個老實規矩的孩子有時也會露出頑皮的傾向，猶如成人們，有時爲了寂寞，會做出一些無聊的甚至損害他人的舉動，我就在這種情形下間或捉弄寨上的那個看門人。

他是一個容易發脾氣的老人，下巴長着花白的山羊鬍子，腦後垂着一個小髮辮。他已在我們寨上看了好幾年的門了。在門洞的旁邊他有着一間小屋。他輪流的在各家吃一天飯，但當地方上比較安靜，有許多家已搬回坐宅去的時候，他就每月到那幾家去領取幾升米，自己炊食。不知由於生性褻急還是人間的貧窮和辛苦使他暴躁，總之他在我的記憶裏出現時大半是帶着怒容坐在寨門前的矮木凳上，嘴裏咕嚕着而且用他那長長的烟袋下面的鐵的部分敲打着石板鋪成的街道。

那已變成黃色的水竹烟袋又是他的手杖，上面裝着一個銅的嘴子，下面是一

個鐵的烟斗。它也就是有時我和他結恨的原因。我趁他不注意的時候常把它藏匿起來，害他到處尋找。

有一次我給自己做一個名叫水槍的玩具。那是用一截底下留有竹節並穿有小孔的竹筒和一隻在頭上纏裹許多層布的筷子做成的，可以吸進一大杯水，而且壓出的時候可以射到很遠的地方。已記不清這個武器是否觸犯了他，總之，他告訴了我的祖父。我得到的懲罰是兩個鑿粟，幾句叱責，同時這個武器也被祖父奪去，越過城牆，被擲到巖腳下去了。

他後來常從事於一種業餘工作：坐在一個特製的木架上用黃色的稻草和竹蘆織着草鞋，在這山路崎嶇的鄉下，這種簡陋然而方便的鞋幾乎可以在每個勞動者的腳上見到，他最初的出品是很拙劣的，但漸漸的進步了，他就以三個當百的銅元一雙的價格賣給出入於寨中的轎夫，工匠，或者僕人。

我現在彷彿就看見他坐在那樣一個木架上，工作使他顯得和氣一點了。於是

在我的想像裏出現了另外一個老人，居住在一條大路旁邊的茅草屋裏，成天織着草鞋，賣給各種職業的過路人，他一生足跡不出十里，而那些他手織成的草鞋却走了許多地方，遭遇了許多奇事。

我什麼時候來開始寫這個「草鞋奇遇記」呢。

黃昏了。夜色像一朵花那樣柔和的合攏來。我們坐在寨門外的石梯上。遠山漸漸從眼前消失了。蝙蝠在我們頭上飛着。我們剛從一次寨腳下的漫遊回來。我們曾穿過那地上散着松針和松球的樹林，經過幾家農人的茅草屋，經過麥田和開着花的豌豆地，繞着我們的寨所盤據的小山走了一個大圈子，才帶着疲倦爬上這數十級的蜿蜒的石梯，在寨門口坐下來休息。

我，我的祖父，和一個間或到我家來玩幾天的老人。

他正在用宏亮的語聲和手勢描摹着一匹馬。彷彿我們面前就站立着一匹棕

黃色的高大的馬，舉起有長的鬃毛的頸子在蕭蕭長鳴。他有着許多關於馬的知識；他善能騎馭，辨別，並醫治。

他是一個武秀才。我曾從他聽到從前武考的情形：如何舞着大刀，如何舉起石磴，如何騎在馬背上，奔馳着，突然轉身來向靶子射出三枝箭。當他說出射箭的時候，總是用力的彎起兩隻手臂來作一手執弓一手拉弦的姿勢。

我也曾從他聽到一些關於武士的傳說。在某處的一個古廟裏，他說，曾住過一位以棍術著名的老和尚；他教着許多徒弟；有一天，他背上繫一個瓦罐，站在牆邊，叫他的弟子們圍攻他，只要有誰用那長長的木棍敲響了瓦罐他就認輸。結果呢，不用說那老和尚是不會輸的。

他自己也很老了，却有着一種不應爲老人所有的宏亮的語聲，而且那樣喜歡談着與武藝有關的事物。但我那時是一個孩子，不知人間有許多不平，許多不幸，對於他那些敘述僅僅當作故事傾聽，並不會幻想將來要裝扮着一個遊俠騎士，走到

外面世界去。我倒更熱切的聽着關於山那邊的情形。他曾到很遠的地方去販賣過馬。山的那邊，那與白雲相接並吞沒了落日的遠山的那邊，到底是一些什麼地方呢，到底有着一些什麼樣的人和事物呢，每當我坐在寒門外凝望着時，便獨自猜想。那個老人的敘述並不能給我以明確的觀念和滿足，並且漸漸的他來得稀疏了，大概又過了幾年吧，聽說他已走入另一個世界裏去了。人的生命是很短促的。

最後我看見自己是一個老人了，孤獨的，平靜的，像一棵冬天的樹隱匿在這鄉間。我研究着植物學或者園藝學。我和那些謙卑的榮蔬，那些高大的果樹，那些開着美麗的花的草卉一塊兒生活着。我和它們一樣順從着自然的季候。常在我手中的是鋤頭，藉着它我親密的接近着泥土。或者我還要在有陽光的簷下養一桶蜜蜂。人生太苦了，讓我們在茶裏放一點糖吧。在睡眠減少的長長的夜裏，在熒熒的油燈下，我遲緩的，詳細的，回憶着而且寫着我自己的一生的故事……

但我從沉思裏自己驚醒了。這也是一個多麼荒唐的夢啊。在成年與老年之間還有着一段很長的距離，我將用什麼來填滿呢？應該不是夢而是嚴肅的工作。

一九三七年三月三十一日夜。

樹陰下的默想

我和我的朋友坐在樹陰下。六月的黃金色的陽光照耀着。在我們眼前，在蒼翠的山巖和一片有灰瓦屋頂的屋舍之間，流着浩浩蕩蕩東去的揚子江。我們居高臨下。這地方從前叫西山，但自從有了一點人工的裝飾，一個運動場，一些花木和假山石和鋪道，便成了公園。而且在這涼風時至的巖邊有了茶座。

我們就坐在茶座間。一棵枝葉四出的巨大的常綠樹蔭蔽着。這種有橢圓形葉子的喬木在我們家鄉名黃桷樹，常生長在巖邊嶺上，給行路人休憩時以清涼。當我留滯在沙漠似的北方我是多麼想念它啊，我以不知道它在植物學上的名字深爲遺憾，直到在一本地理書上讀到描寫我們家鄉的文字，在土壤肥沃之後接上一句榕陰四垂，才猜想它一定是那生長在熱帶的榕樹的變種。

現在我就坐在它的樹陰下。

而且身邊是我常常想念的別了四五年的朋友。

我將怎樣稱呼我這位朋友呢？我曾在詩中說他常有溫和的沉默。有人稱他爲一個高潔的人。高潔是一個寒冷的形容詞，然而他，就對於我而言，是第一個影響到我的生活的朋友，他使我由褻急、孤傲，和對於人類的不信任變得比較寬大，比較有同情。就他自己而言，他雖不怎樣寫詩，却是一個詩人。當我和他同在一個北方古城中的會館裏度着許多寂寞的日子，我們是十分親近；當我們分別後，各自在一邊受着苦難，他和肺病鬥爭而我和孤獨，和人間的寒冷，最後開始和不合理的社會鬥爭，我仍是常常想念他；他是一個非時間和生活上的疏遠所能隔絕的朋友。

這次我回到鄉下的家裏去過完了十三天假日，又到縣城裏來冒着暑熱，等着船。又等了三天的船。正當我十分厭煩的時候，他坐着帆船從他那閉塞的不通郵訊的鄉下到縣城裏來了。

但我們只有着很短促的時間。今天夜裏我就將睡在一隻船上，明天清晨我就將離開我的家鄉。我的旅程的終點乃在遼遠的山東半島的一個小縣裏。我將完全獨自的帶着熱情和勇敢到那陌生地方去，像一個被放逐的人。

我們說了很多的話，隨後是片刻沉默。就在這片刻沉默裏，許多記憶，許多感想在我心裏浮了起來。

北方的冬天已經飄飛過雪了。一種怪異的悵鬱的渴望，那每當我在一個環境裏住得稍稍熟習後便欲有新的遷移的渴望，又不可抵禦的折磨着我。我寫信給我的同鄉，說想搬到他們所住的那個會館裏去。回信來了：『等幾天再搬來吧，我們現在過着貧窮的日子。』那會館裏幾乎全是一些到北方來上學的年青人，常常因家裏的錢寄到得太遲而受窘迫。但我還是搬去了，因為我已不可忍耐的厭倦了那有着熊熊的爐火的大學寄宿舍，和那輝煌的圖書館，和那些放散着死亡的芬芳的書

籍。

搬到會館後我的屋子裏沒有生爐火，冷得像冰窖。每天餐桌上是一大盆粗菜豆腐，一碗鹹菜，和一鍋米飯。然而我感到一種新鮮的歡欣。

因為我們過着一種和諧的生活。而我那常有溫和的沉默的朋友那時候更常有着溫和的微笑。在積雪的日子，我往往獨自跑出去享受寂寞，回來便坐着寫詩。那是一些很幼稚的歌唱，但全靠那位朋友讀後的意見和暗示我才自己明白。所以他又是第一個影響到我的寫作的朋友。他使我的寫作由浮誇、庸俗和淺薄可笑的感覺變成比較親切，比較有希望。他自己是不常寫作的。但有一次他從抽屜裏拿出一冊手抄本給我看，上面寫滿了用小詩形式記下來的詩的語言，像一些透明的露珠那樣使我不能忘記。到現在我還能背誦出其中的一些。

貓兒繞着我的脚前脚後

吹去爬到我書上的蟲兒

使它做一個跳巖的夢

遲晚的北方的春天終於來了，或者說已是初夏，因為在那古城裏這兩個季節是分不清的。每個院子裏的槐樹已張了它的傘；他的窗前已牽滿了爬山虎的綠葉；我常常坐在他的屋子裏閑談，或者諦視着在那窗紗上抽動着灰色的腿的壁虎。他呢，他望着屋簷下的去年的舊蜂窩想念他的昔日。我們都感到最好以工作來排遣寂寞了。於是我們自己印一種小刊物來督促我們寫作。

這小刊物印行了三期便沒有繼續，因為我被磨於一種生活上的糾紛，一種燃燒着自己的熱情，再也不能安靜的提起筆來寫一點什麼。

那鬱熱的多雨的夏季啊，我第一次背起了愛情的十字架。

我常以我那位朋友的屋子爲我的煩憂的托庇所，因爲在那裏我可以找到平靜，友誼，和莫逆於心的談話。有時我們一同緩步在那些曲折的多塵的小胡同裏，或者在那開着馬櫻花長街上。

一晚上我們又走進了一個常去的荒涼的園子裏。隔着暗暗的湖水，我們停下來遙望對岸的樹林。我突然想起了家鄉。而他也談起他將來願意回到鄉下住着，常常坐在屋側的池塘邊的樹陰釣魚，並且希望那時鄉下的交通比較方便，郵差從池塘邊走過時常把遠方的信親交在他手裏。

不久他就淒涼的離開了那個古城，回到混亂的文化落後的家鄉去尋找職業。沒有發現適宜的工作却發現了肺病。他吐血了。這個悲哀的消息給我帶來驚訝，憂慮，我想起了他瘦弱的身體，困難的家庭狀況，和家鄉的那種折磨人的社會環境。

全靠他自己，他和那可怖的疾病鬥爭了四五年還是堅強的站立着，在這中間他還斷續的以勞力去換取一種極簡單的生活。

在一封信裏他寫着：『我甯願挑葱賣蒜，不和那些人往來。』那些人是什麼人呢？不待推測，我就想到那是充滿各地的閉着眼向社會的上層爬的人們。後來他又寄一些新的小詩給我，當我讀到其中的這樣一首：

我願是一個揀水雀兒

在秋天的田坎上

啄雨後的露珠

我起了許多感觸。我聯想到一位古代的憤世者的話：『世間無一可食，亦無一可言。』

現在我們見面了。他更加瘦弱而我則帶着風塵之色。讓我們爲着想起了那些已經消逝的歲月再沉默一會兒吧：那些寂寞的使人老的歲月。

我已經開始走入衰老的季節了，却又懷抱着一種很年青的感覺：仍然不關心我的歸宿將在何處，仍然不依戀我的鄉土。未必有什麼新大陸在遙遙的期待我，但我却甘願冒着風濤，帶着渴望，獨自在無涯的海上航行。

是什麼在驅策着我？是什麼使我在稍稍安定的生活裏便感到十分悒鬱？

我真像是一個命定的『浪子』，不知要到什麼時候才『厭倦了幻想，厭倦了自己』，回到家中去作一個安分的人。我真像是跋涉在沙漠裏就爲着『尋找口渴』。

對於明天我又將離開的鄉土，這有着我的家，我的朋友，和我的童年的鄉土，真是冷淡得如一個路人嗎，我責問着自己。我不自禁的想起一片可哀的景象：乾旱的土地；焦枯得像被火燒過的稻禾；默默的彎着腰，流着汗，在田野裏勞作的農夫農

婦。

這在地理書上被稱爲肥沃的山之國，很久很久以來便已爲饑餓、貧窮、暴力和死亡所統治了。無聲的統治，無聲的傾向滅亡。

或許這就是驅使我甘願在外面流離的原因吧。

是呵，在樹陰下，在望着那浩浩蕩蕩的東去的揚子江的時候，我幻想它是渴望的憤怒的奔向自由的國土，又幻想它在嗚咽。

六月十一日下午萊陽。

附記一

我們終於從各處把這些散失的篇章搜集在一塊兒了。

多少曾費了一點力氣，當然。上圖書館，逛舊書舖，託朋友，真想盡了方法。不過我們覺得爲了一部好作品一切全屬應該。現在，全書編好過後，依次的讀了一遍，心裏自然的感到喜悅。喜悅，是的，一種新的充實的喜悅，我們更願把它分給相識的或不相識的朋友們。也許這正是他們所盼望的。連同這份喜悅，我要講一講這本書的一段小小的經歷。

這本書抗戰那年由靳以編入「現代散文新集」，交上海良友圖書公司出版，嗣因戰爭的影響，遲了很久才印出來。書隔絕在孤島，傳到後方來的爲數寥寥。而這寥寥之數竟給我們帶來了莫大的驚訝。一寓目便知道書名「還鄉記」變成了「還

鄉日記。」而且，裏面還印掉了三篇：「私塾師」、「老人」與「樹陰下的默想」。「我們的城堡」也只印了一個頭。這是意想不到的大錯。對作者與讀者都是一個損失。不說寫作時茹辛嘗苦的作者本人，連我們心裏也覺得不安，不但不滿意。我們一直想重印，好讓大家得窺全豹。

現在我們慶幸已獲得一個完整。面目一新，可以說完全是一本新書。不錯，一部充滿了生命力與人間愛的書將永遠是新的。我們應該珍惜而且感謝那份創造的心血。真正心血開放的花朵才是燦爛而鮮美的。但願有一天這本書傳到遙遠的作者手裏，將是一片純淨的快樂與祝福，因為首先它已給近處的朋友們以溫慰了。

我們是忠實的呈獻者，對每個相契的心靈，捧上作者的心在人生的叢林所開放的藝術的花朵。

末了，還應該感謝作者的弟妹們寄稿，抄稿。他的二妹抄「街」的時候把「姑母」換成了「姨母」，她好像發了一個小孩似的天真的疑問，想招致她遠離而又

闊別的哥哥的親切的回語

遠

茲

一九四二年十二月七日

桂林

附記二

本書編者遠茲先生的願望總算是實現了，出版後不過一年多點，我就讀到了這個小冊子。雖說我所見到的工作社的初版仍然不能說是最後的完整，其中「我們的城堡」這篇寫幼年生活的文章也只能見到一頭一尾，朋友和親人們的熱心偏愛，却是很可感謝的。這個過去的集子似乎值得他們花那樣多的精力去搜集、抄寫、編印。

對於讀者，我感到更大的抱歉。他們的人數比朋友，親人更多得多，而且我更沒有理由花費他們的時間來讀這本書。以我現在的眼光看來，這本散文集子在藝術上，在思想上都是差得很的。這只是一個抗戰以前的落後的知識青年的告白。他從睡夢中醒了過來，但還未找到明確的道路，還帶着濃厚的悲觀氣息和許多錯誤的

思想僅有的積極意義大概就只有這樣一點點：從這個作者極其狹隘的經歷也可以看到這個世界不合理得很，需要改造。但願比我更年輕一些的讀者們早已在民族大抗戰中找到了明確的道路，勇敢地堅決地奮鬥下去，不至於再經歷與我類似的經歷：走了許多『之』字路！假若尙有在睡夢中者，或夢醒後尙在彷徨，苦悶中者，則希望他縮短這個過程！

舊的教育不是叫人睜開眼睛，而是用各種迷魂帕來迷惑人的。許多極其簡單的道理都被弄得顛顛倒倒，胡里胡塗。我在大學裏學過哲學。當我讀着那些唯心論的著作：他們不說人腦子裏的觀念是客觀事物的反映，却說有一個什麼觀念世界獨立存在，而客觀事物反而是那些觀念的翻版；他們不敢肯定我們對於客觀事物的知識是可靠的（雖說是逐漸接近真實與完全的），却說除了現象世界外還有一個什麼物本體，而那是不可知的；他們或者又說有兩個獨立存在的世界，一個是物質的，一個是精神的，而這兩個世界的交通點是我們腦子裏的一個什麼松子

腺……我實在越讀越胡塗了。我那時真遲鈍得很，我沒有懷疑這些死去的外國人的學說（他們都是我們的系主任常常稱爲歷史上第一流的哲學家呀），却認爲我自己的頭腦不適宜於學哲學。受着那樣的教育，其自然的結果就是對於世界上許多事情都弄不清楚。而更壞的是又自以爲懂得許多事情。所以「還鄉記」中對於一些事情的看法，現在看來有許多地方都是不妥當的。「嗚咽的揚子江」是思想最混亂的一篇，從其中就看不出我當時要贊成什麼，反對什麼。噫哩咕嚕說了一大陣，而使人連這點都摸不到，那只能證明我當時思想之貧乏與模糊。最糟糕的是連蘇聯的青年與納粹德國的青年的分別我當時都不大清楚。知識分子有時真是太沒有知識了，由於他的知識多半從書本上來，而書本上的知識多半不可靠。世界上自從有了蘇聯以來，就有過多少睜眼說瞎話的武斷宣傳啊。把蘇聯和納粹德國放在一起就是其中的一種。我在「嗚咽的揚子江」裏雖說沒有明顯地把蘇聯和納粹德國看作類似的國家，但把兩國的青年相提並論，彷彿他們真有什麼共同之

點似的，還不是無形中受了那種武斷宣傳的影響。蘇聯的大學生在西伯利亞鐵路的車廂裏勸人到蘇聯去學哲學，是我從一篇通信裏讀到的。當時我也這樣的想：蘇聯的哲學未必好（教授和教科書上都沒有講蘇聯有哲學和哲學家呀，）因此也頗有點覺得蘇聯的青年過於自信的樣子。歷史是最有力的說明者。現在除了白癡而外，大概都不會把蘇聯和納粹德國看成類似的國家了。至於學哲學的問題，事實也無情地教訓了我。我還是後來讀了蘇聯的哲學著作，才恍然大悟，才知道我過去爲什麼哲學書越讀越胡塗，而且對於那些過去難懂的哲學反而大體上能夠懂得了。

至於這本書所包含着的那些腐朽的悲觀思想，或者懷疑人類的未來，或者感到『地球上沒有一點聲音，』或者認爲人的天性是殘酷的，人的歷史就是戰爭接着戰爭，彷彿不會有過進步，也不可能進入一個沒有戰爭的未來時代，所有這些都不但說明了知識分子未和羣衆結合以前的怯懦，無力，同時也說明了我當時的無

知。那真是既不知道人類的歷史，又不知道人類的現狀，更不懂得人類必然的發展與前途。現在，歷史的邏輯是容易說服人了。因為它幾乎已經可以不需要多費文字，只要舉事實爲證就夠了。沒有什麼力量能夠改變或者阻止歷史的進行。墨索里尼、希特勒都是最好的人證。人民大眾的力量是無窮的。他們一直是歷史和世界的創造者，而今天他們的力量與創造顯得更鮮明。一九三八年五月，已經就有一位偉大的思想家作過這樣的預言：『沒有任何一個歷史時期像今天一樣，戰爭是接近永久和平的。』科學是能預見未來並指導人去爭取這個未來的較快到來的。假若這個科學的預言當時我們還不大理解，經過了八年的抗日戰爭與五年的全世界反法西斯戰爭，現在我們也能夠望見這樣一個莊嚴的遠景了。然而八年以前，當我寫着這些雜記時，我是既不懂得歷史的規律，又不懂得戰爭發生的原因。而且事實上就是那時的中國與世界也都在發着鬥爭的巨響，並不是『地球上沒有一點聲音，』只是我自己太落後了，或者應該說太怯懦了，把我的耳朵藏在厚厚的個人主

義的外套裏，所以聽不見而已。

在這本書上，我宣言『我最關心的是人間的事情，』而從全書的內容與精神來看，仍然最關心的是我自己。比較這以前的我的詩文，這雖說總算向前走了一大步，因為總算是開始接觸到地上的事情，但在應該多寫的方面，却給了它並不很重要的地位。比如現在讀它，我感到關於我的家鄉的農民，我實在知道得太少，也寫得太少了。現在比那時，他們又更苦了。在一些接近前方和許多敵後的地區都已經實行了改善辦法。那大大地鼓舞了老百姓的抗日情緒，生產情緒，也從經濟上的民主保證了政治上的民主。我看見過那些地方的農民。他們中有很多人領導生產，領導辦學校，而且在敵後地區，他們還同時是英勇的民兵，一邊生產，一邊打仗。爲了叫中國早翻身，我希望有更多的人來爲農民呼籲。

作 者 一九四四年七月五日，於重慶。

後記

這是「還鄉日記」（上海初版本）和「還鄉記」（桂林再版本）的改訂補充本。原稿還是兩年前作者由重慶寄來的。以後我就沒有再得着他的片紙隻字。我不知道他今天在什麼地方。

原稿的卷末附有一篇作者兩年前新寫的「附記三」。現在因了某種關係被我刪去了。希望作者能原諒我。

又這本小書原名「還鄉雜記」。初版本由上海良友公司印行時（一九三九），出版者在戰亂中失去了一部分原稿，並且將書名誤印作「還鄉日記」。後來在桂林工作社印行的再版改訂本是由作者的友人遠茲兄改編的，書名也由編者改正為「還鄉記」。遠茲還寫了一篇很好的「附記」。這次我沒有得到作者的同意把

書名改回來，仍作「還鄉雜記」，我只有一個理由：沙汀兄有一本題作「還鄉記」的長篇小說，已經由文化生活出版社印出來了。一個書店裏出版兩種同名的書，對讀者應當是不方便的。爲了避免混同起見，我添上那個取消了的「雜」字。好在沙汀也是作者的友人，作者大概不會爲這種「讓」法責備我。

巴金 一九四八年七月。

有版權

還鄉雜記

何其芳作

定價金圓六角

發行

吳文林

發行

文化生活出版社

上海路一弄八號

重慶路一四五號

印刷

文化生活出版社

巴金主編
文學叢刊

第八集

共六十冊

古屋

伍子胥

清明時節

春草

嬰

山谷

小人事

金鱗子

王西彥 長篇

馮至 中篇

張天翼 中篇

靳以 中篇

梅林 短篇

劉北汜 短篇

巴金 短篇

李黃田 短篇

星雨集

還鄉雜記

落帆集

心字

南德的暮秋

大馬戲團

艷陽天

詩四十首

陳敬容 散文

何其芳 散文

唐弢 散文

盧劍波 散文

蕭乾 報告

師陀 戲劇

曹禺 戲劇

杜運燮 詩歌

中華民國三十八年一月初版



1.80

